

安吳四種卷第七上

涇縣包世臣慎伯孝

中衢一勺卷第七上

附錄四上

御寄陶宮保書

宮保大公祖閣下，新禧鼻福，容歲祀竈日，世臣自吳淞江
工次返棹，晉謁鈴閣，而兩司繼至，不及暢欲言，小除夕到
揚，老母以下俱叨庇平善，獻歲以來，天氣融霽，想各段工
程俱可趲齊，燈節後旌節自必臨工驗收，督開闢潮大壩
使百瀆七十二漈水有所歸，吳民深慶而千里之潤旁被
越西，世臣亦獲免素食之誚，幸甚幸甚，此次吳淞江工倍

辦無不如法。徒以天氣連陰，稽延時日，致工員大累。其甚者，賠項與領項相稱，卽地段便利，亦且六成。約計通工費帑三十餘萬，賠款亦不下二十萬。然一遇大水，則救出蘇松太杭嘉湖六府州田畝，所得當數千萬石。智見遠而勇任重，以成已飢已溺之仁。自嘉慶乙丑，吳越會商，再四築室道謀，悠悠閱廿餘年，非閣下誰能收此鉅功者。而葛峰將順，巨救相助，有成爲政在人，其不信乎。世臣返棹，一路體察河形水勢，唯野鷄墩一段地灣槽窄，潮過野鷄墩十餘里，至王渡而止。江之經流至四河口，南合澹臺湖北。安亭河流雖平而勢已盛，下注王渡，遏住潮頭，故淤留。

爲墩灣窄之處而上下漸亦淤墊吳淞屢濬而功卒不垂
久者病皆坐此自四河口西行三十里至夏駕浦河勢較
陡而形成人字東北下福山者分溜什七下注本江溜止
什三是以不能暢驅退潮東出大閘下黃浦以成水激之
勢耳法宜於夏駕浦西岸做挑水草壩一道斜掩北出之
口使正流東下本江而迴溜鈎入浦河則本江力足抵潮
又滙羣流建瓴下壓遇窄則怒遇曲則後推前是野雞一
段不唯不爲通工之病且可借其收束以爲激蕩刮空之
用世臣測量估計此壩約費四千兩公項雖已無餘然必
籌四千兩以救五十萬方能使以五十萬易數千萬之效

必奏耳。唯閣下垂察築大壩所調之南河。盧守備永盛練

工程識機宜。世臣與共事五十餘日。南河文武無與爲方
比者。盧君現在大壩候開。一無所事。可以調赴夏。駕浦委
辦此壩。得地得人。何事不成。南河遊擊出缺。例以守備升
署。如盧君者。不可多得。閣下將來工竣入奏。似宜保以應
升。爲南河位置人材。閣下收工時。接見之款。詢之自知。世
臣所言不謬。至其於大壩之北岸土山上。做小埧五六
丈。日夜督趨。羣笑爲多事。埧甫成。而十一月初三大潮。幾
平埧頂。以一線新埧救通。工之命衆。乃大服。又於大壩兩
漫石上。撒草累土三尺。以釘椿掛纜。前此築大壩時。北岸

土山釘七尺大椿三百餘潮至皆拔世臣見其以新土堆
石板上僅高三尺亦謂其斷難有成而潮來竟不能拔應
手合龍皆土人目所見而口能言者閣下參之輿論更足
徵世臣之不作私好也開壩之役世臣不能躬隨旌節深
用爲歉夏浦壩工關係緊要然非深明水學斷不解此巧
妙閣下存世臣之說親臨相度如可採即便斷行若與餘
人商榷恐阻盛業致貽後悔手書草率恃愛尤甚天氣驟
煖伏惟珍重道光戊子人日舊部人包世臣頓首謹狀

宮保得此書臨工徧詢多以爲不必遂罷其說唯如叢
言力保盧君耳庚寅大水各省成災唯蘇松常鎮太杭

嘉湖八府州有收是吳淞收功實之成效然丙申子舟
過野雞墩已苦擱淺候潮而後能行深惜盛業有阻故
錄此稿以告後來

代議改淮漕條略

道光十年冬戶部以兩淮漕務宜改爲民運民銷化莠
爲良入奏奉

旨命原奏之王尚書寶侍郎馳駟之江南會同督部定議
星使與督部皆委親信人員赴場竈查看情形委員見
子書者疑子爲發蹤之處微服過訪子亦樂千年弊政
之庶可革也走筆書二十五條以畀之錢糧正雜每斤

六釐者乃部奏原定之數故仍之其實尚可酌減使與鹽本相稱乃行之益無格礙然鹺賈殊不使此雖

明良契合意在必行猶未敢必其定能有成也十一月二十五日記

一議竈戶歲輸折價錢糧爲數至少尙多拖欠今若按餼征課私鍋旣不可盡衰旺又難定額一餼所攤課至累百鹽賣錢散斷難清款自以征商爲長然買客赴場納課場署坐落海濱旣無城郭倉庫又大使職分較小旺產場分歲課且至數十萬兩乾沒虧挪恐亦難免自宜令買客赴運司納課領票赴場買鹽由場員驗明發照

出場如殷實竈戶愿販鹽出場者仍先赴司納課領票
與外客一例辦理方於裕課通商兩無窒礙

一議解散鹽禁同米麥無須再配引目自宜以斤起算使
人易曉查兩淮現綱鹽每引額配三百六十四斤每綱
額行一百六十八萬引零奏銷銀正款一百八十萬兩
雜款織造銅斤河餉三十萬兩考核銀減半平餘五萬
兩其鹽規匣費七十萬兩唯京中口外各衙門津貼之
項已關定額自宜一體攤入至各省文武既無督銷專
緝之責舊設規費自宜剔除又帑利九十餘萬兩斷無
令新賈代舊商償欠之理而款內挑濬運河諸事實關

緊要亦宜核明銀數別立名目攤入至奉發參斥既無額商自應請停以上數款應請併入奏銷刪除考核名目以免參差約計每鹽一斤應攤正雜課銀四釐內外由運司當堂兌收歸正庫存貯

一議鹽義倉係奉

世宗憲皇帝特旨建設以備上下兩江饑饉者應酌核向來動缺買補章程照州縣主守之例責成運司不得轉派首領等官致滋虧缺其建在場下者卽責成場員宜酌定每年經費若干

一議

御書樓係承

高宗純皇帝特恩存貯揚州天寧寺金山江天寺兩處嘉惠江淮士林者或卽交該住持兼管或遴選淹博勤慎士人數名分別正副依時敬謹晒晾宜酌定每年經費若干

一議襍支外支款繁滋弊查月摺堂俸及掛名書樓育嬰堂普濟堂各董事實係無事而食應與文武衙門舊設巡緝經費皆無庸議至如有嬰堂現養嬰千四百餘名乳婦同之向設內號東號西號董事逐日收嬰覓乳驗頂核肥瘦課勤惰事頗繁要應查明實在辦事之人分

別在堂久暫每號酌留三四人其醫生常川在堂診視者有每月方簿可稽合計乳婦嬰兒數近三千應就實診醫士內試驗能否酌留七八人所需藥餌應提藥舖三年內帳簿酌中定數以杜冒鎖其徽州書院揚州郵發會所需經費各有本款交商生息然追繳存本完欠難定應同現行之普濟堂老人堂救生船揚儀書院江寧蘇州書院蘇州育嬰堂一體核明酌加捐款每斤銀若干令買客帶納以綿善舉

一議淮南串場河時濬時淤淮北鹽河雙金閘一閉立斷斷流故淮北運鹽名曰秋單此次既改章程應聽由南

北六塘河歸總六塘河至崔鎮九里岡一帶盤壩或由揚莊入禦黃壩或盤過運黃兩河由包家海子等處上洪湖船此係長年通行之道然被西水衝刷間段不免淤阻河道通塞關係商運民食者甚巨必應隨時官爲疏浚所有經費應酌定數目於錢糧內攤帶與前三款一併歸入另庫使與奏銷錢糧不相混雜合計每斤約捐銀二釐以內。

一議赴司納課貲本大小不齊且多有未到揚州不習官府者應照各省藩司之例於運司署前設立官銀號五家海屬一家通泰各二家將錢糧科則逐條載明仍將

各條歸併合算以杜逐條捲零之弊。刊刻木榜豎立司前及銀號門首其四首領十五房應酌核歸併以節浮費從前所有薪水飯食各款併應刪除使與地方一例一議各場去揚遠近不一買客不習地形勢必就近爭買較遠場分或致積壓鹽斤除買梁鹽有定產場分外其餘買安鹽者應由司於收課給票時按場分產鹽多寡輪派標明赴買各客赴場呈票照數買足僱船出場時請場員秤驗給照出場仍脩復北橋散旗舊例運司於鹽廳按船抽秤一兩捆除每捆浮出五斤以內仍准給旗放行外自六斤以上照各關罰倍例分別辦理

北橋散旗

事久不行。旗式無考。應酌用潤黃布一幅斜裁。上橫書銜姓。下直書某商僱某戶船。載例鹽若干捆。年月日給。其委員所給旗。仍由運司先用空白印旗發交。於日月後加署委員銜姓。場照每客給一張。卽分載十船。止用一照。司旗則每船給一面。船多者挨次填第一二三四字樣。數客台僱一船。則旗前並列客名。以便稽核。各客所領照旗。於下屆赴揚納課時附繳。如浮至一成。則照漏稅例究辦。其江廣客應出江換江船者。則與淮北轉尖之船。皆泊儀徵。由運司委員或營或縣酌定秤驗給旗。淮北赴安豫各岸之鹽。則於淮河口。委泗州秤驗給旗。

一議變法伊始。必宜廣爲招徠。查淮境以江廣爲遠路。該省鹽斤舊集南昌漢口。聽外府縣水販攜銀赴買。運回濟食。此次卽可招使前赴揚州。納課買鹽。直達本籍。其

舊商存岸及現在出場改捆上船之鹽計新客遵示來揚總須數月舊商減價速售亦不至大喪資斧而新客陸續到岸民食無慮缺乏至私販頭目多擁厚貲自可立變良賈而手下附從之人身外多無長物應咨查兩浙仁錢担商金衢籌商成例斟酌定章將淮北之桃沐海贛淮南之山阜高寶江甘如泰坐落運河東岸地段聽其肩挑售賣使國課不虛而口食有賴不致流爲盜賊擾累官民若用倒撐小船裝鹽販賣者便當赴揚納課由場發照方准出場以杜透漏

一議淮南辰永兩幫紅船數至累千每船不下三十人因

律有不以鹽船載鹽之禁，故其船式樣笨大，與他船迥殊。鹽法一改，此船不能攬載他貨，又向與老虎頸一帶私梟同里交好。若奸商欲撓大計，造言煽惑，頗費收拾。查江安地近，轉輸迅速，用船應聽客便。至江廣地道既遠，買客貲本自必稍裕。且江湖巨浪，非大船不可。應飭地方官分幫傳集，令其公保信實數人，充當船行，專裝江廣客鹽。除該船主力能營運，自本自客，以及頭舵各人，能朋本營運者，不須由行，毋許經紀人等派擾外，餘俱照例每兩三分抽用，不准絲毫多索水腳若干。悉聽三面照時議值。

議竈戶賣鹽向係運赴場員所駐集鎮住居歇家與場商交易况在遠客初到人地生疎尤不能按戶挨收應聽舊業場商及竈戶殷實人等開設鹽行居積引攬悉聽其便鹽客買足報驗領照取該行甘結備案。

一議課銀較鹽價多寡倍差難保無不肖竈戶勾串客商來場私買於可以偷越去處得規包送應查明各場通船隻不當關津之所用木椿釘截使鹽船併歸一路易於查核。

一議淮北舊有槓夫千餘名搭葢蓆蓬住湖嘴後河北地面專擡鹽捆別無生業從前爲議改壩商廝唆使出頭

屢成巨案。查總六塘河去運河約三五里。必須搬運。應明示仍用槓夫。令其移家前往。相距一程。事非累墜。

一議儀徵沿江一帶。老少婦女。多以掃腳鹽爲生。應查明人家若干。除老廢無依。籌設公所。比孤貧收養外。其餘分別酌動義倉。給半年口糧。或折給資本。令其營趁遷業。其平日扒偷之徒。宜明示宥其既往。如敢結黨把持。自以官法嚴懲。仍坐所由。

一議儀徵埠頭。捆工箕秤人等。爲數雖多。然皆稍有身家。鹽務係其熟路。卽有赤貧營趁之輩。自可幫同營運。無憂失業。

一議大小單釣屯船既免壩掣自可由孔家涵子直達場河裝運鹽斤其安慶以下鹽客或有由各口岸僱船來運者亦聽其由涵子扼場皆由場員秤驗後於照內填明捆數斤重由運司抽驗給旗經過各關驗旗放行如查出捆數比旗載浮多照逃關例究辦

一議淮境之內不分南北假有攔出淮境自聽鄰境巡緝弁兵捕究明示鹽客船戶人等毋貪小利自罹重網

一議鹽既不分綱食無須改解子捆然散置船艙殊難稽核應定以築成三百斤爲一捆酌加滷耗包索若干照照天池掣馬舊例以二十捆爲一馬抽秤一捆多少照

算而蕩蒲亦存銷路不至以貨棄地

險遠鄉邑勢必改五十斤中阻挑盤

零賣需用小包鹽客自卽在場帶去也

一議淮北鹽價較淮南不及一半

北垣向例鹽一挑取制錢八十文以人力爲度

不過

而運道艱阻盤剝較多應免納雜支捐款錢糧唯

浚河經費一例攤納

一議淮北臨興一場產鹽最旺坐落最遠向來從無商買全數濟私應聽轉尖海運至淮南地界售賣照海船成例於內外洋汎地掛號驗照進口凡指明轉尖之客應與南場一體攤納外雜錢糧

一議鹽旣由司納課自不能再於各關抽稅而船料在所

當征應核明揚由龍江蕪湖正陽九江田荆等關科則
逐細定章使船戶與買客周知以安商心。

一議司發之票場發之照應酌定程式司票照蕪湖關船
票用安撫印之例蓋總督印場照照地方契尾之例蓋
運司印司票到場由場員按月逕繳總督以資查核場
照由場官秤驗鹽捆斤重填明出場日月仍將照根按
月繳司。

一議新法既行銷鹽大鬯所有帶納捐款數年之後存積
必多應請積至百萬卽報撥一次以免滋弊。

一議酌定章程入奏後卽應刊刻簡明告示各處張貼仍

將前後籌議條目告示票式照旗各式樣刻印裝釘照
憲書及各關木榜之例蓋印殼面徧行發賣使窮鄉僻
處大小咸知凡賣客船戶各帶一本使沿途匪棍不得
捏詞訛索

一議淮北出路雖改由六塘河究屬盤剝艱難既不分別
南北若聽興阜鹽三縣各場鹽由寶應望直港過壩入
護城河直抵蔣家壩盤堰入淮則兩次換船已越洪湖
之險又不與糧艘爭道可以減本迅運其淮北三場悉
聽轉尖尤於商竈俱便若此則楨夫須下移附備一說

上陶宮保書

部民包世臣謹頓首狀上宮保大公祖閣下七月間奉手諭旋附均之肅覆諒塵鈞座嗣以小兒姻事前往剡中還至武林小住飽攬湖山不覺滯迹至九月廿五日在旅次晤南河催提浙餉之差弁曹姓詢悉桃南于家灣盜決口門塌寬至二百丈中泓深三丈八尺高堰誌椿積水至二丈一尺九寸出黃之吳城七堡順清溝新河次第拆展共寬百六十餘丈減清之仁義禮三河智林兩壩啓放經月湖猶見漲擬加放攔湖壩未定星使月內可到河帥飛札江西道迎制節云云世臣聞聲驚駭急作歸計竊謂閣下還轍得以樞謁邦濱備芻蕘之一詢昨過武進晤姚石甫

知騶從已於月晦抵浦。世臣全家僑寄下游。倚虹園地勢
尤劣。移寓無貲。私計孔迫。一經入門。心力殆無。復他及。是
以跼蹐小舟。縷述纖細。懸擬之說。深知無當。事實惶悚。惶
悚。按桃南屬之高家灣。向以槽寬溜平。爲數十年通工。受
病最早最重之處。于家灣緊當上游。是以掣溜至速。然洪
湖異漲。頂托黃流。殊非懸注之勢。未必能深跌老土。則正
流想未能遂斷。下游必受新淤。吳城順清。雖係減洩要路。
然河灘老淤。堅厚衝刷。難期順暢。正流旣未斷。迤下廿餘
里。便合吳城之水。又下十餘里。復增順清之水。而揚莊之
水。又自北來。會佔住河身。勢必議及硬打攔黃壩。開挑口。

門以下至吳城廿餘里之引河四面調集正雜各料俟清黃並消勒限進占合龍夫口門寬於河槽水勢又不甚高下壩前必有掛淤開工之後勢必進占得占當事見其易與不能無欲速之心是既犯大工所深忌况下游中飽日久長且至數百里挽歸故道而水不行則下蟄旁潰事在常有况現在堰誌既逾二丈頭壩上下水面懸殊必在七八尺以上糧艘回空幾同轉石在事員弁經練有人或能妥籌不致貽誤而以一草壩當此巨衝萬一失守清淮頓爲澤國又全黃入湖之後大溜已散與清水蕩漾平爭闊面以臆度之成事四十餘日黃必擠清於高堰關帝廟前

運北七道引河舊地皆爲黃境清水退讓南出三河兩壩
霜後源弱黃躡其尾度堰誌落水五六尺則黃影必出智
林壩口湖面落低黃身乘高下壓必且跌深出泓起溜正
溜兩旁各有回溜停淤至速則裴家場一帶必且淤出新
灘是今之患太平河水高頭壩吃重者數月之後求黃之
北出東清恐或無幾矣且聞智林壩底前已有病難免跌
翻掣動全黃正溜入白馬汎光各湖挾清作勢自走成道
漸且以董石廖三溝爲尾閘黃淮並合於江則高寶殆爲
陸地糧艘何由北達至於北水盡數滙南形家無稽之言
姑弗論也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則無爲貴智因敗爲功

管子所以爲天下才也。胎產者，婦人至危事也。然有痼疾難瘳者，常於調治胎產而獲除。古來傑士當至難而舉之，以易觀成，宴如者，誠明其情而握其機也。閣下博綜今古，大司空公忠體國，夙有笙磬之契，桃李南北，外南北山海六懸，河身受病幾二十年，起痼觀成，其在斯矣。要之今日形勢，欲大開引河，不唯現被水佔，亦斷無從請此巨帑。欲就簡荷完，則後患莫測。是必先掣口門之溜，約以四分入正河，使新淤不積，導吳城順清新河三口之水，沖跌河身，移昏墊淮揚之具，爲盪滌癥瘕之用。測量缺口迤下，直至海口，寬深皆能逾舊。然後并力進占，則夙病可除，後患可弭。

但得河歸之水面與堰誌七八尺相平則亦必世之利也
然其機全在乘清勢方盛以用我操縱之權若坐待清弱
則躓矣故用黃率清以北出者爲安爲功之勢也非然則
清必導黃以南下矣此省括不過微茫之間而程功衡能
相萬者也夫水猶馬也駿馬固能引重致遠非良御秉策
徒苦蹉嚙而不効千里之功聚水自足攻沙非善水學者
曲爲導宣則見害而不爲利是必環歷周諮乃能得其要
領非可鑿空妄說世臣唯卽事理之可必者略引端緒自
此起予然其要尤在節帑世臣生平爲中外所中傷在此
二字唯閣下察其愚誠宥其狂瞽幸甚慰甚肅請崇安伏

唯茲鑑道光壬辰閏月八日部民世臣謹再拜狀於雲陽舟次

登蕭梅江書

梅江二弟足下得手教敬稔侍奉晏福又稔賢孟在粵有歸與之興涉春可圖良晤彌用爲慰淮東人士績學而有心斯世無能與賢昆玉參者至篤念鄙人片言隻字悉加存錄質問疑義觸類引伸是其成高成大也必矣而用情過當得毋爲明哲之累捧緘三復慙感交并承示閏月杪在袁浦帥署見僕雲陽道中與陶宮保論于家灣決口機稿以爲論同著蔡又承及初決時致書王淮揚勸其急於

門首上首做挑水大壩以順爲蓋則黃流入湖較少使禦壩內清水乘高并力下除河身積淤此卽僕用黃率清以北出之法也相距千里議論同符近日知河事者唯賢昆玉耳賢孟遠客羊城非足下其誰審此機宜耶承詢鄙說見害而不爲利之故與曲爲宣導之方此固僕所欲言而末盡者也爲足下發此機樞唯足下榮辱之夫清水有刷妙之功其說聞之習矣然嘉慶十六年減壩決後李家樓復決河流全掣入湖澄清而下河身出減壩口及減工合清水直達於海至次年二月清占河身已百餘日黎淮揚招僕同舟打水自茅家嘴至李工三十餘里比較引河工

刪曾未加深尺寸及三月杪李家樓合後黃歸故道經伏
秋兩大汎河身通刷深丈許海口深至過倍乃悟水非作
勢翻騰則舊淤不動也蓋黃挾沙而行質重性沈其流迅
驟而善洄洑但無旁洩卽能跌動底淤清水質輕性浮其
與黃同行自可助勢若獨行則平流蕩漾卽遇風起浪力
不難底反將新淤研壓堅實此鄙人所爲有見害之說也
至於導宜而加言曲者言必迫之使不得淫怒之使不得
爭也故善治于工者先用足下挑壩外順內蓋之法不可
太長恐太溜挑回則口門驟閉無以藉除積年二百餘年
淤蝕之弊也一面順黃估勘自口門下至海口相開川字

兩翼以運二丈爲度其深以較河心低五七尺爲度或
六二道或三四道其牆壁立而下稍寬其土不用挑送皆
搭跳支架繩引散推岸旁兩河之間以能容土山爲度挖
土人夫上下皆由繩引遇稀淤探之深至數尺則止工合
計挖引河之工每人每日可出土方餘估價稍寬使在工
人員有潤以止浮議每挖河五七十丈則開一跌塘塘深
於河四五尺寬倍之河與塘皆愈下愈深兼較水旱兩平
必使節節建瓴勒限十日集夫十日畢事其工將畢乃進
挑壩以挑過大溜少半爲度開放河頭使黃清雨水并集
周宇河河窄而水聚行不半里又遇塘而跌跌起又復遇

塘溜以屢跌而激沙隨激溜而翻牆塌沙壅水鬱而怒管子所謂則後推前者也仍先集料於三河兩壩減清之處并力堵閉使清無旁洩以厚集其力接長頭壩外蓋壩以發其北出之勢清源二千餘里滙於湖而專北出則其力故不減黃且使入湖之黃不能起溜南趨以四面害湖尤爲兩利計河身寬不及百丈加兩旁川字河各十數丈以禦壩順清溝新河三口二百餘丈之清水入之以導于工挑回之黃溜有不應心順手者乎是委湖之西北一隅受河淤而藉黃濟清以全力蕩滌河身鄙說所謂移昏墊維揚之具爲蕩滌癥瘕之用者凡以此也測量全河跌深二

三尺則進挑壩一兩占及至溜迴七分口門自無勞人力
堵築其經費必較現事大減故終之以節帑然必至河面
與堰誌七八尺相平乃可使之閉口如其未能卽遲至來
年桃伏二汛亦無不可蓋操縱在我用清刷黃漕運固無
慮阻滯矣安得不急功利不惜人言忘私忘家者聽此議
而試此效耶近聞河壩員弁皆謂全黃入湖爲無淤正河
無溜爲伏流刷沙打攔黃壩開挑二十餘里引河爲不易
成法猶幸僕言未盡不致又滋話柄耳正作書時而賢孟
書至知近已抱孫欣慰無似並以奉告書又備言夷船竄
悍之由料測萬里如說家常方知粵中洋事與江鄉河鹽

殊途同歸春秋先治內其不信矣乎遠想慨然情難自已
雨雪兼旬而鄙人方欲爲滬上之行無俚可知諸唯爲道
珍重不具十一月望日

上陶宮保書

九月六日部人包世臣謹再拜狀上宮保大公祖閣下月
前晉謁鈴閣以初來自海州略悉票鹽底裏懷欲面陳而
閣下因經始司事者不奉成約辦理錯謬接辦印委又鮮
任事盛有所督責未獲盡言勿勿返棹伏念淮北鹽務久
已運商絕迹正課虛懸自閣下倡改票鹽以來產額頗增
而販夫負鏹報完錢糧大半拒而不納洪湖以南食鹽居

民率出賤值得淨鹽以爲有生所未聞見是其大體已屬美善卽有小小節目未廢物情原可存而不論而閣下採論風謠諄飭妥議誠所謂精益求精爲可久可大之謀者也若遂默而不悉是世臣爲未奉上交不諂忠告善道之教而閣下略分下交竟未能收不離令名之益也故復以書陳唯閣下垂察閣下謂票鹽之弊在場商隱匿自運把持擡價使販本積重誠恐岸價隨而益高漸至不能敵私是以革除場商名目統號池戶其曬丁則聽爲池戶佃客所產鹽斤悉數報明局員司其交易票販輻湊鹽斤斷不能徧給唯有歸之籤掣掣得有鹽之籤准掛一號赴局買

鹽百引掣空無可歸咎唯化梟爲良一節實爲未踐前言而計無可出吾子有高見者何不吾告是閣下之盡心民瘼而自視欲然古人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則尤不可不自竭其愚以備採擇者也按鹽法例係核明成本酌加餘息以定岸價而不定場價遇場價騰貴則奏請暫增岸價以綱改票爲挾破壟斷範圍固不宜拘泥成案而成本餘息事理不別新章初定合鹽價錢糧經費每引僅一兩八錢零嗣增經費亦不過二兩零加以包索二錢捆工撥船局秤一錢水腳三錢澆裹一錢成本尚不及三兩而一魁四包西壩價貴至每包二兩六分極賤亦一兩六錢其抵

鹽陽關又增盤壩及過湖水腳每引八錢而關價貴至每包二兩六錢賤亦二兩一二錢以壩較場相距水程二百四十里而餘息倍差過湖加水程四百里而獲利三倍雖從前梟徒販私之利不能及此利在則人爲賁諸安得不爭爭則必勢豪得之其自度力不能爭而財足以有爲者退而勾串場商高作鹽價出本合運以及場商之力能自完錢糧經費給水腳者隱匿自運固人情之常而事勢所必至也勢豪盤踞其大宗場商隱射其奇零小販奔湊實往虛歸在舊業梟徒者豈有鉅鏹醖金爲小販而鹽必不可得集泮林而無桑葢幾何不取子毀室耶此化梟爲良

之言之所以不踐也彼西壩者在票鹽未行之先祇一沙隄耳兩年間連豐成市此固非人力所能爲而實准北舊事也康熙雍正時北商由場運鹽至湖口馬頭鎮發販名曰內商河南安徽各鹽客轉販至岸則名外商略與今淮南之江廣水販同嗣北商認岸直達罔利病民馴致私充官滯片引不行是今之西壩卽前之馬頭也閣下前日議及移官於壩換票者斯得要領矣夫鹽法最苦者透私而私之所以不可止者在科則之征於商也太重而場商之待竈戶也太刻竈戶苦累非賣私則無以自贖科則太重則梟徒買路之費有虧取給今票鹽科則可謂輕矣兩稅

不止者以小販不得鹽而無可告曬丁苦累而莫之恤也
小販不能得鹽於場商則增價而買於曬丁曬丁不能取
給於場商則匿鹽而售於梟徒梟徒改爲小販以來既來
而錢糧不能納之於有司則轉而輸於巡緝之兵役重集
無藉以習故業此梟之所以不止也歸局限買小販有得
鹽之理矣然而壩利太厚則勢豪之侵奪不息場價太賤
則曬丁之生計不裕然則今日欲救票鹽之弊其要在平
壩價而增池價而已票鹽一引錢糧經費全之尚不及一
兩五錢宜使池價與之相等又仿佃田之例使池戶與
丁各半則曬丁優饒衣食足而知榮辱自不至冒禁透

池戶產鹽萬引歲贏七千五百兩是亦足以饜其心矣唯
客池千數尙設垣照百五十有三戶今若禁革立垣則客
池戶無力積鹽待售而票販亦不能朝夕駕船挨池零收
客池戶身爲曬丁池業自應得息宜酌定分數使客池戶
與垣戶分潤以歸平允如此明立章程賤從時價貴不得
過兩半定章票販到壩成本每引仍止三兩七八錢卽以
西壩比淮南之漢口出場鹽船不許運出雙金關皆盤壩
領票繳撤場照票境之內聽其所之不復問其賣價唯核
定壩價賤則從時貴不得過每包一兩五錢計其餘息每
引仍可二兩以本乘息尙逾五分於招徠豈有格礙哉然

人止一號號止百引勢豪必不利此則鹽多而小販可徧給矣又定湖販以五十引起五百引止使小民皆可合本趨利而不能估岸居奇則岸價自較現行更減而洪湖之搶奪自息岸價平則外私不入池價增則內私不出則化梟爲良之原議必可見諸實事矣且清江淮安在行綱之時鹽價自十五文至十八文票鹽初行驟增至三十六文近乃以壩爲價每斤二十八文若壩價不過分半則清淮纔可二十文較前雖小增而比二三年來爲大減是亦足以塞清淮居民之浮議矣若夫以籤掣昭公平誠爲善策然其弊亦有不可不預籌及者世臣敢爲閣下申言之

下深憾場商把持故絕其名目使池產之鹽報局派買而
籤掣之法一行恐利之歸於池戶者較今必倍蓰也淮北
雖曰三場而中正臨興合之才當板浦四之一板浦居民
不及二千戶而大小場商百數十家其業遠者百餘年居
民上者爲其夥下者爲其厮什而七八除池戶的名外所
有厮夥皆得與外販同掣外販集者不過數百人而池戶
厮夥不啻什之又外販有僕賃守候之費以與土著爭一
日之得失世臣前在板浦聞各員議掣事或以爲統計鹽
額一年兩掣或以爲一月一掣要之衆寡之數旣殊主客
之勢又別數掣之後外販之得與掣者或寡矣厮夥無力

完糧捆運勢不得不爲池戶作化身鹽雖歸局繳價其實各池互換竟成代事是欲抑之而反以資之此猶當有煩盛慮者也至于平壩價增池價限買數以利小販固化梟爲良之至計然必使終年候闢以運秋單則日久費多貨少轉遲通盤核算難期踴躍是又不可不爲之設法使得常川灌輸也鹽河之北有南六塘河上承駱馬湖長年有水向爲走私徑路兩年來小販出其道者水小則在徐家溜子盤旱五十里抵壩水多則上達漁溝盤旱三十里抵壩徐家溜子車腳每引六百文漁溝四百文加以拋撒則成本較重宜於今冬勸估漁溝河頭開一橫河抵鹽河北

隄而於漁溝以下淺處間段浚深兩岸殘缺處培築高厚
又於崔鎮上下相度六塘河逼近遙隄之處建一涵洞開
溝引水下注以助浮送其蓄薇河下游淤淺尤甚一律疏
浚使西水鬯注臨洪口入海合計買地挑築之費亦不甚
巨不唯足利鹽運且藉修其水利則海沫二屬可以化瘠
爲腴居恆不苦西水一麥地萬餘頃皆可播種秋禾卽遇
劉老澗開放或中河偶有漫溢有所消納不致成災而聞
下正河過運葦料尤爲河鹽兩得此可於今年票鹽盜納
錢糧內借撥興工明年於經費外帶納脩河費每引一
錢便可歸款其响水口之費家審盤隄溯黃一道便可釘

截以杜透漏至附近鹽場地方不設額引以惠貧難小民
定例之時具有深意今雖准行小引而赴場完納赴局報
買赴垣捆運非數十金不辦貧難小民何從籌此且附近
村莊無上門老少鹽可買則鹽價增貴又以票販雲集百
里外內食用物拖貴過倍小民不明大計難免怨咨其如
何確查給籌又不致積零濟臬者稍擾仁抱必有妥章世
臣在板浦知今冬明春池產僅敷彌補本綱截數以後買
賣已停來年新鹽非入夏不能開市儘有暇日熟籌盡善
極知狂簡無當高深唯以久託帡幪有所聞知不敢不
臨楮惶悚世臣再拜謹狀

老少鹽濟梟乃歷辦鹽案成式爲鹽犯不能供明來歷
例宜加等供明來歷則場員被議甚重故藉此爲出路
並非事實若非大慈一視屬吏斷難議及世臣又啓

答謝無錫書

默卿二兄明府足下贛役至承手覆深引抑損勞而不伐

益邃以感以佩奴子昨在吳中親見牌示爲無錫鉅

邑擇賢父母贛榆已僻想尚未聞吉語也前月廿三廿六
在白門兩晤宮保知以票鹽總辦之權授足下而不得不
藉保署州之頭銜以冠公櫝今旣受百里之寄部覆一剡
卽可無庸保君書紙眉矣僕前書云見足下所議新章十

事多未能了達而非尺素所盡擬泛海奉訪面悉嗣以
移居期迫勿勿返揚旋赴白門視新居因謁宮保論及票
事宮保大指同足下僕爭之力而未能回意繼念宮保莅
江鄉十年茲舉至爲善政徒以始任大吏意主自私使辦
法與奏案刺謬於今爲梗耳故復因李廉訪郵呈一書而
足下使適至錄稿寄閱有書中未及而欲進之足下者縷
陳紙尾唯希照鑑辛卯秋票法初行足下念僕家食久困
卽賜手書言票利之厚屬僕糾約親友來板浦可代爲力
必能濟貧僕比覆以貧富分定前此召買海淤倡行海
二案皆僕始發其事而卒定其章然兩案僕皆真身局外

名利一無所染。足下知之最稔。今票鹽之改。乃當事採僕
議一節。以籌辦淮北者。是其事亦發于僕。發其事自深知。
其利況重。以足下雅愛耶。然僕非樂貧疾富。與人異性也。
凡以生平所學。在攬論得失。宣達疾苦。所望當時君子。或
加採擇。惠我窮黎。其見棄目前者。仍望舉於後世。而猜忌
排擠。實繁有徒。若復隨衆行票。必譏僕托名爲國。爲民。實
以自私自便。則其說不爲無狀。將使來者欲取法而鄙夷
其人。不屑垂錄。區區之心。竊深慮此。幸蒙足下喻意。不以
爲罪。其手蹟想猶在也。足下奉委淮南半年。一反鹽委癩
習。與運商徑庭。屢抉弊竇。調辦北票。又疾場商歸併。暢岸

一案總辦道與都轉皆主以票鹽成本行綱鹽認岸之法并力袒商足下獨以佐縣微員專持正義致失大吏之意幸宮保深知深信排大吏之積舉行尊議是足下不近利不從衆與僕有同病者也僕卅年揚州未嘗接一運商則八口板浦斷不至爲場商作說客亦明矣唯以初定票法鹽一引定價六錢分捆四包每包重一百六斤原爲淮北場例本池收鹽筐重九十六斤給價六十四文客池收鹽筐重六十四斤給價九十六文本池以四筐二分成引客池以六筐二分成引其時鹽積如山綱商絕迹場商曬鹽但求鹽有受主獲就口食本不以價賤爲厲而總辦下

卽弁髦奏案糾合貴顯，醵金龍斷，淮北印委各員，因而挪移錢糧，作爲運本。場商亦復招其淮南故舊，合本自運。三數月後，票販四集，各挾重鎚而鹽則顆粒皆已有主，不得已增價爲飯店回蔥之舉，又不得已增價爲預買下綱之舉，是短垣之踰，固不得專咎場商也。大凡在市之貨銷路寬則價驟長，板浦屋價較三年前十倍，一切食物皆三倍，卽附近食鹽，三年前每斤三四文，今則二十餘文，足下能與申明舊事，以官法齊一之乎？一切不能而獨繩場商，退有後言，亦何怪乎？廿年前僕舊遊於彼，其時梟徒至盛，然相約不拒捕，而今半年間拒捕巨案已四五見，過湖劫奪

之案兩年之內已百餘起且有傷官戕兵者口岸搶奪之案至不可勝數此而不思變計則受累者告訐於外風聞者交攻於內實理勢所必至足下受宮保特達之知委任之重自必澄心研慮博求補救以歸盡善非一意絕商自明無所汙染遂足爲報稱矣况足下擢大邑以此爲功此事萬全亦自完之要術也是宮保前次札行革除場商由足下之痛絕之也然場商一革則彼且逍遙以收池利而分司大使無能過問辦公更從何處着手宮保之掣空無所歸咎卽足下每月派鹽三萬引分配三百籤而以五千七百空籤下筒同掣之說也唯先呈費貯庫驗明乃聽與

掣一節宮保未及或足下近時始決此策而宮保尚未悉
乎凡是數策皆爲欲杜場商之弊然場商運鹽理同業戶
販米本非有干禁令現在淮南巨商無不辦場而南場稍
有力者亦皆兼運卽謂票法專以化梟惠民爲說不妨創
設厲禁然亦必因時制宜使曬丁取利於池場商取利於
場場販取利於壩壩販取利於關關販取利於岸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如是而猶營非分之利則執法嚴懲亦可無
愧於心若一意行以勢分恐足下意伸而術絀因人成事
自來不可倚賴所望足下擴如環之智使良法得以垂久
是則鄙人之至願矣然非於鄙人有纖毫之益也幸荷體

卷七
三
察不具道光甲午九月十日世臣頓首

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

水利與屯田同理而殊勢水利者明農之先務主於足民屯田者足食之上理主於裕國故水利之興多在閒暇之時民足而國儲亦富屯田之興多在有事之秋國裕而民急亦解數百年來興水田於西北者何承矩之後以怡邸朱鄂兩文端爲盛經理數年墾成稻田至三百餘萬畝而不久卽廢論者多咎其尚不與民爭利之虛名不開屯而聽升科以致功隙已成爲慮不及遠此固非樂成人美之談然詳考當日時勢卽開屯亦不能以垂久也南漕歲

額平米四百萬石雍正中曾以運河淺涸阻漕南糧至侍郎李紱籌辦乃通事載穆堂文集然未聞當時都下有乏食之虞是儲蓄未急也經征官多收羨餘特定爲貪官例是當時不以浮收勒折爲當然則民力未急也運丁稍形竭蹶尹文端奏增水腳錢每石五十餘文不聞經征官別有津貼是丁力官力俱未急也如是而必責其不能預爲今日之地不亦過乎惟當日水田三百萬散在數十州縣隨處開屯不能得如詐肯任事而通農事之人一也運道迂遠轉搬滋費都下既不仰給則經費疑於虛耗二也賦入口味皆宜雜糧雜糧不售三也加以選種不精米多糝

稗糞本不時收成歉薄升科之後業者或難償本故旋踵而廢如是雖開屯又獨能久耶今京通兩倉存糧曾不足以支歲半運河略聞淺滯則都下人心爲之惶惑萬一有如雍正中阻運之事何以待之至南漕專藉江浙尤以蘇松爲大近年吳中民戶田租所入僅足當漕而條銀必須賠墊卽矜戶訟戶輸納較輕亦復倍差額征

蘇州漕額每畝自二斗一

至一斗五不等率算爲見畝一斗八升近年民戶完折色每石至洋六塊爲錢七千有零而槌糧每石市價不過一千七百元是四石方敷一石計每畝完漕當用米七斗餘蘇州佃租每畝米一石看收成定分數通率十年斷不能及八分故租入

民戶朘削不堪非開倉不能邀減衆志

城不謀而集故搶斛拆倉毆官之案相望而起從前開漕

皆棍徒近年則皆力農良民封圻大吏知良民鬧漕之實出於不得已也每事姑容漸不可長州縣開倉收本色近已及倍米足兌軍閉廩開折民戶比市價常三四倍矜戶訟戶或兩倍或倍半無論平日官營漕開則怨斂民戶日少訟戶日增而運丁免費每船須洋錢千二三百塊折入之數常不敷免費挪庫項貸利債漕事幸畢而奏銷限屆公私虧累十缺而九旗丁所得津貼仍不敷沿途開壩起撥盤糧交倉之費傾覆身家十丁而六是民困官困丁困皆至於不可復加記曰窮則變變則通漕弊至此固非變不通矣必有備事乃有濟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變通之權

惟決於開屯而已。考今法每里爲三百六十步，計長百八十丈，田每畝積實二百四十石，計方七丈七尺五寸，每方一里爲田五百三十畝，方十里爲田五萬三千畝，方百里爲田五百三十萬畝。稻田中歲可得稻四石，計米二石，以民間業佃例各半計之，得好田二百萬畝，歲入卽當全漕之半。歲積月累，九年之蓄易易耳。宜於畿輔數百里之內，附近河道可通舟處，相地脈開溝渠，招集江浙老農，用安徽早粳七分，蘇杭晚香三分，選其佳種，分試地方所宜度。其地可拓至方三四十里處，乃下手。附近畿輔求方三四十里可開屯者三四處，尚非難事。一有成效，卽可將江浙

之賦或減輕或酌改爲本折兼征則民氣得甦官困亦解而大吏得以執法齊民免長不遜之習上裕國而下足民蓋有非名言所能盡者雖然言之易行之難行之有效易行之無弊難夫舉非常之事者固必待非常之人然所謂非常之人者非智勇超羣能持一切之法以威衆之謂必其能詢芻蕘察邇言廣思善斷集衆人之心思材力而歸於一遇小小窒礙則又能隨時更正補苴以順民情而就事理者是故有識者言之有力者以爲然而行之發令之始莫不承順風指而胥吏藉承順之勢以陰求其所斂國未見利而民已被害好論議者因以持其短長盛業中

阻非一世也。北人既不習水田，又食性不宜稻米，是不惟不可抑勒之也，并不必勸諭之。專力治官屯，成敗利病皆官受之，而不及於民，則不生阻撓之端。或云：一面開官屯，一面勸民習墾，所產稻米官以厚值收買之，則自樂於從令。然民從者寡，是徒作一說耳。從者衆，收成之後，官何能盡數收買？是不宜預爲胥吏籌生計，而自取有言不信之譏矣。至於如何相度土性，如何收并民地，如何疏導泉源，如何安插棚廠，則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議者所當懸斷也。

余嘉慶癸酉舟行揚州下河，見馬家蕩可以成屯，因著

下河水利說刻入中衢一勾。其時江浙漕政尙未否極，故止爲地方官言爲民興利一層。今若能爲官舉之，則可紓江浙民困，以上培

國脈，然非兩江督鹽使者，則力不能籌此巨款，以必有成。

蓋開屯經費當十倍於原議也。近年鹽法更否，每年奏

趕保處分再議於鹽務籌巨款，真令聞者失笑矣。然道

得其竅，則事不勞而集，非指空迂談，但不能明言耳。道

光已丑經山東運河，見開河東岸自魯橋至伙頭灣西

岸自安溝至棗林，長約八十餘里，兩岸各寬二三十里，

共寬五十餘里，土性膠黑，保澤長穀，若以開屯較馬家

蕩，作力爲易，因箸欄河日記，並有五言詩紀之。此事東

河督及濟寧牧有心者皆能爲之附記於此以告有心
世道之君子焉

開河三子說

開河三子謂子河子堰子溝也。土工必坯頭分明乃能幫
坦底平。滲水不積則起土擔土行立皆便。法宜於河心先
開子河寬以四尺以上搭跳一塊爲度。深以一尺以上。起
土兩坯爲度。子河成則兩腮滲水瀝入併歸水口車出。次
傍子河起土則坯頭自能齊平。起土一坯子河亦加深一
坯。比及完工驗子河之水頭尾並無深淺則土工之至善
者也。然出土太遠則苦工費太近則苦土坳。法宜核明。

出土方分堆兩岸各應佔地若干丈豎木爲界從遠處堆起以漸而近先於河唇築一子堰行礮堅實如老土使男土不得入河則土山不必遠而費省工速子溝者子堰外抽溝行水使子堰遭雨而不滑且新土淋水由溝引至水口不致淋損河幫有子堰以界土有子溝以出水土山雖近斷無坍卸入河之患矣凡開河最重河身收分淺舊淤之河以二五收分爲度若土性沙鬆已甚則加爲三收若生地開河察其土性堅實則一五收亦可再減於此則必有駝牆塌崖之患二五收分者河每深一尺則兩岸各收窄二尺五寸假如河深一丈底寬三丈兩岸各較底寬

丈五尺，則口寬八丈，以此差之，明於此，則突肚貼坡諸弊，無所容於其間矣。凡實土一方，重一萬斤，每担以六十斤爲率，每方計土百六十担。假如開河寬十丈，深一丈，兩岸土山先遠後近，牽得十丈，中分河心，牽得五丈，又起土並高深相乘，牽作十五丈，是担土往還爲六十丈，一重一空，合三担爲路一里，日五十里，一人可出土百五十担，餘大小夫頭督率，及看蓬造飯，起土裝箕之夫，十分去三是夫十名，日共可出土六方半，以一月起算，每夫一名可出土二十方，是二十萬方之工，用夫萬人，得晴天一月，可以集事。法宜先將工程丈尺核明，見文爲土若干方，安夫若干。

名每夫五十名插爲一塘其棚卽搭本塘之旁以木板寫明小夫頭姓名領夫實數工若干丈尺土若干方限若干日完工豎於君頭每三日一較分數以核勤惰勤者有賞大都藉眾力者必得眾心勞其勤動恤其疾苦則眾心自得若一任威刑無不僨事者其地形支錯及河在兩山之中不能以子堰子溝限新土者則必送土過分水不可拘子堰子溝之法而子河則不可改凡估河大率謂配平河底然必先於兩岸較明旱平悉其高低分寸乃能得河底之實底雖貴平仍宜上淺下深大約河長三十里當作爲三大段下段較上段加深一大若河尾直達江海則下段

尤宜加深使水勢建瓴以敵潮汐而聚溜刷淤也凡釘椿必取硬誌使無可移擡作弊切勿拘河身丈尺收工時但就椿較明原估丈尺其長河是否如式但看子河水平一目便了仍筋每段子河留一底堰以較上下段高深之數則河底自平而就下之勢亦得徒陽河每三十丈兩岸各釘信椿河心又加誌椿之法必不可用河心釘誌必留土墩以候量驗一誌留土少亦數方爲土五六百担工峻仍須留夫數百名以備收工後起除誌墩收工之後人心已

起除必不能淨是徒使工員多費而河身反增癥痕其河心有誌墩佔礙子河不能分中直行常至河形迂曲病

發坐灣也。十年來江省水利之案子，屢與聞故條，別其利病所親歷者，著於篇以告來者。

江蘇水利略說代陳玉生承宣

江蘇澤國也。而水利湮廢，且數百年。嘉慶甲子大水，江浙兩省會議疏濬者，累年竟無成說。道光癸未，水尤甚。蘇松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被災，爲雍正乙巳以後所未有。其明年議者，以爲太湖之源來自湖州七十三澗，宜興百瀆者半就湮，其委歸於元和寶帶橋吳江垂虹橋者半就塞。兩省會同勘估疏濬，而尾閘之吳淞江則估而未辦，劉河白茆塘并未議及。乙酉子出守松江道，經常州聞孟瀆

河淤爲平陸民田。失灌溉者數萬頃。且雨水入江。無路蕩漾。阡陌間。則又爲潦。而徒陽河常爲漕佔。估舶少。此間道滯累爲苦地。非所轄。然心誌之不敢忘。旣視事。以辦海運。日往來滬上。益詳知吳淞之爲利害。丙戌調守蘇州。是年值大挑。徒陽河子雖不司其事。頗探究其得失。此河旣爲漕運咽喉。而南貨附重艘入都。北貨附空艘南下。皆日用所必需。河之通塞。則貨之貴賤。隨之又頭舵水手。以身錢置買南方貨物。藉爲沾潤。若回空稍遲。天寒潮耗。則例於江北卸貨。而絞關掣泥傷船。仍所不免。所卸貨物多係梨棗。年需。失時輒敗。水手頓加窮困。則勒丁增身錢。糾夥擾

行旅相因疊至。及重艘北去。春潮未生。並苦磨淺。每幫常帶撥船百數。既費撥價。又加拋撒偷扒。深爲旗丁之累。丁藉口以搜求州縣。州縣又取償於糧戶。諺所謂斧打鑿鑿打木。不必虞及誤運。而公私已交困矣。故徒陽一河似於農田水利無涉。而關係之重。較吳淞諸河爲尤甚。丁亥宮保陶公命予攝上海道。以松守李君葛峰權蘇事。葛峰尤屬意吳淞籌款決策。遂得舉行。然予竊怪嘉慶戊寅甫經挑辦。何以數年之間。淤墊如是。徧訪土人。僉謂前次工程本屬草率。且居強兩灣。並非河身。以旁潰失道。漸迂迴。至千餘丈。停淤之速。半由於此。予遂主取直之議。時大壩工

方半而取直係在旱地卽飭安夫開工比及合龍架車戽水而舊河淤沙已見羣議始息當大壩金門收窄東潮迅猛合龍極爲棘手予虔禱太僕祠沈羊豕於壩上密偵下游並無撈獲心知神已昭享卽日追壓穩固及辛卯壬辰連年異漲東南諸省大半漂沒而蘇杭八郡獨得收成吳淞一江消水之力也經今七八年衝刷寬深且逾於舊吳淞工竣宮保續將孟瀆劉河白茆各工先後入告而經費殊難籌議予亦以都轉赴粵旋擢浙臬及壬辰冬調任蘇藩孟瀆工已前舉苦雨騎年不克蒞事汔予至乃趣畢前功而深寬增於原佔焉癸巳秋冬又復苦雨客歲瀕海

相愛傷十八九。撫部林公力持以工代賑之議於今春并
舉劉河白茆塘兩工。予以從前辦理吳淞孟瀆皆受天時
之累。默禱明神。求一月晴霽。開工以後。兩月不雨。竟得尅
期成事。七月杪。吳郡西山疊出巨蛟。郡城至懸釜而炊。予
飛檄挑開劉河白茆攔潮兩壩。一日夜水消立盡。田禾沒
頭僅兩三日。而田藉新淤。正當苞秀之時。得此滋培。穎實
加倍。爲數十年僅見之豐。然入八月至今百餘日少雨。江
水陡落。撫部駐橫閘。籌送回空。極苦徒陽枯澀。適故人安
吳包君慎伯至。蘇子就求良策。慎伯曰。敷衍目前。買日鋪
處。無所用吾言。若能爲拔本塞源一勞永逸之計者。則請

陳其略徒陽河無來源全資潮汐輸灌山高河窄不能以
底水濟運一也橫閘頂潮病發猪婆灘二也大工至歲暮
乃興經費由工員捐賠艤漕候壩不能考詰工程三也徒
陽之例每年小挑鎮屬捐賠且二萬六年大挑通省捐賠
且十萬而公項津貼在其外仍不得一日之益不籌變計
何以堪此明史有京口閘底與虎邱塔頂相平之說土人
謂猪婆灘係息壤其實皆非也瓜洲京口夾江相望瓜洲
未聞挑濬從不淺船京口每年必挑重空無不磨淺豈水
土之性異乎蓋瓜洲爲淮河之委雖當江潮盛漲倒流上
沒而淮水仍自下行潮淤不能達底京口南至猪婆灘

里又五里抵橫閘。閘外江口則在京口東三十里。江口至閘門纔里許。故橫閘之潮常先到。閘門正向運河西岸。潮勢橫截正河。京口潮尚未到。則正河水低。出閘之潮南北分行者各半。其北行者常與京口之潮相遇於豬婆灘。潮頂則淤停。故凡小水合大水。河形須成人字。乃順流無阻。而橫閘之形則成丁字。孟瀆江口亦同此病。故江海閘外河長四里。昨棹小舟過其地。滯淺者四日。若作小河於鎮東圩埂之外。折而南趨。以順江勢。則斷不淤。卽淤亦不如是之速。是與豬婆灘可例觀也。壬辰癸巳秋冬皆多雨。兩年冬底皆曾乘舟溯流入橫閘。至呂城始復順流。今年七

月吳門發蛟聞其水逆流至奔牛。以此測之，則自京口至吳門，河身不甚懸絕。已，是故言治徒陽河，必能變其無源者爲有源，乃可爲良策也。卽善蓄練湖，止足暫濟滯艘耳。丹陽草堰南門外有香草河，尹公橋南有金壇漕河。按地圖武進西北隅有洮滬兩湖，其水出宜興之東，洑西洑北，去金壇漕河及香草河皆不甚遠。若南截兩洑之路，引其水北注金壇漕河，又北注香草河，相度陵口七里橋之間，建閘以宣節之，使兩河長年有水注運，北出橫閘，卽用橫閘江口爲運口，而棄丹徒橋，以北至難挑濬之運河爲市河，以節經費。唯瓜洲協職司相風招渡，運口下移三十里。

則鬼臉城升旗平旗之例可改一奉明文營議自息然此舉必以秋晴之暇煞壩將徒陽全河挑成南高北下建砥注江之勢益以洮瀉二湖源水湯湯則與瓜州情形略同自不至有淤阻而漕艘違行估舶通達了免撥運之費民受賤貨之益官無歲派之累矣唯其地未徧歷河形之長短土性之剛柔工項之多寡不敢臆斷耳若果能決此策者來年重運經臨呂城以北斷不能不施畚鍤則可先以此法確估運河挑濬如式來年春暇再行勘估引湖建閘兩節是此次挑河之工不爲虛費以丹徒橋北十五里之經費加於尹公橋以下使閘練工程者主之無不集事者

慎伯之言如此予承乏江省十年水利粗舉唯徒陽河未得要領故附著其說於篇以備參驗。

江西或問

或有問於余曰吾子再至西江前後已將一載吾子生平游歷所至莫不究民生疾苦告諸當事於以起弊救傷者况茲宦遊吾西又非他所流寓比也然需次已久未聞當事有所采擇以幸吾西民意者吾西之病實在不起乎吾西自道光十一年至十五年水旱洊至死亡過半十六年歲事漸好去年今年尤豐而穀價大賤農不償本收成之後乾稻一石至錢四五百文米價倍之小民糶稻四石或

不能完條銀一兩，新舊併徵，鞭撻無已。自鹽政併入督府，州縣考成嚴急，按糧派銷鹽斤，鹽色攙雜不可食。前年張護道示減價後，每斤仍至五十五六文。西省子包例重七斤四兩，以稻一石易鹽一包，而猶不足。至西鹽聚於青山，當事特設卡員督銷。小民向商店買鹽一包，例給店票一紙，而巡役見小民柔弱者，攜帶鹽包，斥爲買私，示以店票，隨手搶去。卽捕鹽送官，委官袒役貪功，橫加誣枉。民不堪，兪西省七十餘州縣，舊有最優者十數，缺次優者二三十。缺瘠缺不過十餘處，近來瘠者更瘠，次優之缺半已變瘠。約計通省斷不能不賠累者三分居一，餘亦僅足自存。向

之所謂最優者所入尚不及前此次優凡居瘠缺者必滯留莫過問幸遇秉公調劑之舉而瘠虧未補優虧已生人之常情衣食足而知榮辱追呼外迫交謫內訐方寸亂矣奚暇爲廉於是太阿倒持書役藉手吏治日荒民生愈蹙至西省官鹽商皆視爲畏途各府不立分店水販無從招徠州縣不得已自出重利借貲向省商買鹽赴縣照省價派民分買水腳店費皆出官賠缺分本瘠又須剝肉以肥商官不堪命通省實虧本有百萬有一交案必添一攤案後重推前載胥及溺吾子手無斧柯徒托蒿目不審亦有奇策可以濟此巨艱否也余喟然曰空言無補更滋多口

以吾子數十年垂愛聊一言之不足爲外人道也西江事勢難矣言鹽法於西江則尤難然善者常因難見巧是必有圖難於其易者也淮南莫肯業西岸以告退桐喝當路久矣果得大有爲者一力承擔西額每年銷鹽二十七萬引正雜奏銷及考覈錢糧共計不過五十萬兩照近年官運之例先鹽後課將一切肥商外款悉與督鹽熟商刪除

自道光十一年江安近江綱食各岸凡無商領運者運司委員赴場領入官鹽嶺及揚城搜鹽廳存貯功鹽配赴各岸銷售其水腳辛工則領運庫開款一架售完造冊報銷除補完錢糧歸還鹽價經費外盈餘充公近年無官鹽可領亦係運庫借款赴場平買矣西省仿辦斷難借動運庫故止書後課也然行此斷不可交各州縣捉店設肆恐礙

雲南省嘉慶

三年來梁鹽驛交之價每引不過平砵銀二

兩三四錢

儀徵鹽務用曹平九四兌名爲平砵

今若和雇民船直至泰壩受

載至揚州由運司掣驗開行直達或用原包或照票鹽例

改爲百斤一包以免子包拋撒及包索諸費大約水腳每

引五六錢足矣至奏銷之期由西省委員將一年奏考兩

項全數解交運庫以憑報撥計鹽一斤成本多則一分二

釐以現在錢價計之每斤纔可十七八文盡撤諸卡巡役

按程途遠近以三十文上下一斤出售比現在西省私鹽

價值尚減十餘文而鹽色白淨斤兩充足將見招私亦無

宵至者矣西省戶口舊三千餘萬今雖稍減以四十人食

鹽一引計之總可溢銷十餘萬引每引除辛工槁獎外

可贏錢四千文以四十萬引計之每年可贏錢百六十萬
千矣或值淮南場荒鹽產騰貴則轉尖運淮北額外餘鹽
由鹽城天妃關入口出孔家涵子到揚城掣驗仍交南課
則成本倍減每年三運每運九萬引合鹽價水腳計之籌
出銀三十萬兩便可輓轆轉運動官帑開款得此頗難善
籌者雖倍此可立就但不
可預形一年之後先造官船三百艘如紅船式以受千二
百石爲度使可直達各府每船工料錢一千串爲三十萬
千查西省圩田附近省城四面二百里每年春水下注卽
有破決其時鄱湖尚澗而止游業形潰敗者以東鄱陽
承箭江西鄱陽上承章江兩江入湖之處各有砂硬數道

攔水不行倒邊上泛故也得二十萬千可以濬此積沙以
後則仿古人淺夫之制設立撈船使可永護圩田再各郡
邑圩壩當修築者公事當興舉者皆可次第籌辦分作三
四年先完庫虧其通省瘠缺實在辦公不敷需津貼者得
十五萬千則辦公之外尚可稍餘仍有不稱則執法嚴懲
在下無可藉口在上無所顧惜矣又酌提公費分給上下
各署書役以爲紙墨薪水之資則攤捐可以革除通省公
事取之鹽利既皆充裕然後減折色太重之區鋤用刑太
猛之人看年成豐儉仿李俚斂散之法以兼利農末更斟酌
分併事簡小郡或改爲直隸州又改一二衝繁之府爲

題缺使賢能有升途可以歆勸遠則五年近則三年西省
必變爲福地矣何病之不可起乎或人歎悅而退遂於燈
下筆記之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望日也

安吳四種卷第七下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中衢 勺卷第七下 附錄四下

答桂蘇州第一書

丹盟五兄同年閣下承來教示以均戶收漕竟能使三月
初屬船盡開固由調和得宜亦可見民情之當俯順不可
與之爭勝也去年仲冬下旬閣下見訪白門世臣備言今
歲吳中漕事之難官民與丁俱有萬下不去之勢蓋賦重
之區民力本敝又數十年無此賤米數百年無此貴銀漕
運者米而費用皆銀不寬民力則伐

國本。然不寬官力。無以寬民。不寬丁力。無以寬官。是必通盤籌畫。一無窒礙。而後可。非一枝一節所能奏效也。且漕

期甚迫。澈底查明。往返札商。時無以及事。故世臣但勸閣

下稍緩抵任之期。使視事在開漕後。則可變被爲中。凡告

告縣而府實爲被首。或者上可進言。下可導諭。及閣下以季冬二日

受篆。次日開漕。而常熟滋事。大府與以重懲。旋採用鴻議

委員督辦。寬民力以散其黨。繼以昭文。大府志平衆怒。不

加深究。而所寬僅在常邑。同城環觀焉。得不生缺望。惟漕

棍畏威遠罪。小民不及聚議。是以暫得蕲事。轉瞬新漕。不

可不及閒暇預爲之地。松太兩屬。以木棉入優。稍勝蘇屬。

近來洋布盛行價止梭布三之一梭布市必減滯去年木
棉容無不折閱年復一年亦斷難堪此腴削矣月前有自
淮來者艷述漕帥新政委員之數既少又嚴禁需索以寬
丁力此真足令人聞聲起舞也閣下婉白大府以漕帥之
赤心爲

國大府函囑其沿途細察各丁費用及抵通一切核明可
省及必不能減者分別纖悉以各人皆得下去而不興大
獄爲度督撫漕三院並力以要倉帥必可見諸實事則丁
力寬而官力亦寬官之稍解事者必可仰體德意以大寬
民力民力寬則棍徒無助不得不從官令以與小戶均戶

均之法定則官可舉其職而棍徒無以持其長短是人心
風俗一轉移之大關鍵也原漕弊之始官以民爲魚肉故
寵任爪牙大戶不甘魚肉而非爪牙之所能箝制不得不
輸漕規小民欣羨大戶不得不詭寄大戶大戶反得與爪
牙比以噬小民漕艘泊在倉前習見官之噬民不得不誅
求於官而通倉及沿途漕委知丁之訛索州縣甚優亦從
而噬丁爪牙又密比尖丁多方恫喝歲增兌費以朋分其
利此所以從前官以漕爲樂國而近反視爲畏途也洞悉
弊源乃可披隙導窾以爲補救然必心誠於寬民始克有
濟道光七年陶文毅爲四五六之奏似亦和盤託出然其

意主於尅丁以寬官又不爲丁籌出路而絕無意及於寬民是以奏定之後竟未舉行少穆繼之兩次奏與丁爭而不勝大縣反增費歲以萬計皆由不知政本在安民之故也窮則變變則通漕事至今可謂窮矣得閣下不分畛域以廣宣大府之新政吾望其有慰乎拙集中衢十句內之海運南漕議下河水利說庚辰雜著三四附錄目錄錄海澱問答閘河日記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諸篇皆此物此志也至銀價日增中外皆以爲憂惟世臣憂之獨里耳拙集齊民四術內農政門有與張淵甫書答王亮生書再答王亮生書銀荒小補說皆言救銀貴之弊者王書王亮生

刻入其鈔幣集中。小補說江西各官皆有鈔本。近日臺諫所言大都依此以立說。然鄙意不定銀價聽長落於市則可潛移默運貧富相安強定價值恐令而不從徒多枝節拙集已排成奉寄乞加誨削以濟其不及而無誤務來因卷帙頗充閣下無暇徧閱故揭其端緒但檢目錄以求之爲較易書生匡居之言未必能取信於人人閣下見愛逾常故詳及之。小兒奉命入讞局得以日日親衆甚善唯所痛加教誨俾學習有成心感無極。小兒記性頗可育卷亦速而能細。唯賦性褻急世臣屢加誡諭聞其近來頗知耐煩恕物。問案得情事非甚難唯得情後辦案必使曲直

爽而又苦牽掣比附伸縮殊非易事閣下授以定南使
効指臂之力尙可勉爲耳拙詩過承嗟許慚悚無已然實
不能自已而有此什非世俗贈答之謂也肅泐寸楮敬問
崇安伏希涵鑒不具道光丙午四月望日

復桂蘇州第二書

丹翁五兄同年閣下前月廿八日洪夢琴別駕來白門小
兒附到閣下初六日琴川舟中惠書並刷價廿番所謂鮑
叔不以爲貪知我貧也發緘三復情詞懇惻非學道愛人
之君子豈易有此小兒又於信面注云頃聞昭文首犯已
獲蓋十七日所發夢琴行抵無錫聞首犯二人有廿二請

令之說則昭文巨案庶可了手。若輩趨死如鷲，固不足惜。然推曾子民散、孟子罔民之旨，罪致有由。仁人能不怵惕耶？江浙漕事無不以爲敝極，而舊習莫肯稍更。實由當路未嘗悉民間疾苦耳。蓋問之吳中老吏，惟恨民刁，問之吳中巨紳，惟恨佃頑。欲富者人之同心，民隱何由上達？世臣生性好問好察，是以深悉而竊憂之。四十年來爲當路言者，無不深切著明，其有成書則皆刻入四種，想已閱悉。不煩縷複。至近年銀價驟貴而米價更賤，如大力人兩頭引繩，引急則中當必斷。故憂之尤切，非敢云憂世也。惟以迫於變生，不憚苦口，不辭疏辱，而至於此。當路聞之，未嘗

動念然卒未嘗遇有肯將前後所聞世臣之言細心考核果否真實切當者是可歎也前來示言銀荒爲急症信已然欲重嚴土禁屏絕呢羽諸洋貨增茶絲之值竊恐無益土禁莫嚴於戊戌己亥都中罪至藩服而外省幕府友下燈未嘗息員弁兵役癮日益大以日夜捕土不煩錢買而自得飽食故也其大吏主燒燬者聞信卽提土箱解轅又駁土僞間日輒於獅子口燒燬鎗土觀者怪無烟氣而真土佳鎗顧在上房今卽重修土禁閣下能必諸公之洗心滌慮一反前事乎茶絲價值非官所能主呢羽本非例禁夷人躡睡臥榻之側賣鹽賣硝明犯大禁而封圻率破例

受如恐後况欲新倡此條目乎且內外富室貴胄無不尚洋貨其將悉出之焚於通衢以爲民先乎抑將洋貨店悉加籍沒乎在在虞窒礙已今年夏秋之交有答族子孟開及致許瀕生大司馬兩書備言救銀貴之方抄稿呈覽或可小助高明然非閣下力所能及也唯漕額以蘇松太嘉湖爲至重至多而蘇州爲其領緣是故爲大計言則要如關鍵爲閣下言則切如剝牀數十年來漕事雖無安靜之歲而尚未至成大禍者以蘇松之田多屬饒戶小民之自田無幾以佃戶之脂膏津貼自田尚可周章近旣銀貴米賤則饒戶之脂膏亦竭必誅求於租戶業佃皆竭則事殆

不可問矣。昭文鎮洋直嚙矢耳兇渠伏辜理同揚湯太上
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來示謂漕政病入
膏肓雖盧扁不可爲計。唯海運稍可補救而中外無肯主
持者亦已焉哉。閣下苦衷世臣深喻而未敢以爲然也。詩
人所歎乃自恨不辰之詞。漕事其可已乎。事不可已則必
求所以爲之。海運之創議發行收功皆世臣於局外一手
所定。幸得舉行而利唯歸官。無纖毫之益及閭閻者。故有
中衢一勺之刻。以自白於後世君子。及米至天津。穆相奉
差收米。搜剔弊數。么小悉達。封米至都。堅白共見。而剝船
受指使。多於中途。以藥敗之。戶部奏准先放花戶。以厥底

攪襍竟至不可食而當路莫加查究得米者唯咎海運所以次年卽請停止若近日夷踞上海爲海運咽喉倘有得失梗塞堪虞且北洋近已多盜卽世臣亦不敢主持此說矣若謂治漕病非盧扁所能世臣自問不過中醫之不用反藥者竊自謂有方能起死人唯病者諱疾不肯服其劑是則眞非盧扁所能爲矣夫州縣之浮勒糧戶幫船之誅求有司通倉之婪索旗丁有增無減上下通知然中丞與閣下減常熟向來之每石八洋爲二兩四錢漕帥委弁之數減五之四委員開壩所得規費減十之八九皆今年現行事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倉帥必欲飽百數十戶之

經紀而不卹

國是殆未然矣

倉場例以經紀主收花戶主放麥索雖俱在漕糧而其取各有處

然衛帥

之漕委闢霸誠得矣而糧道衛幫及各府管幫船之書吏其朘削則未之及蓋三處朘削旗丁之領項不止三之一道爲撫屬衛並府屬中丞密察而酌減之力所優爲也衛幫所入肥瘠不齊肥者歲入常倍蕪其官之值亦可咨商各省瘠者仍舊肥者酌減是亦寬丁力之大宗也通倉則專責倉帥買掣則專責戶部劃定新章糧戶無論大小皆收六五折三五收米以敷兌爲度折色以每石二兩四錢爲度今年糙粳大都不能過八錢糧戶以實米一石完漕

六斗五升作銀八錢折三斗五升作銀八錢四分是完額糧一石共計銀一兩六錢四分照市價值錢三千二百八十文以一斗五六之額約之才及五百文加兩忙三百餘文是每畝兩稅所出僅八百餘文以民間額租每畝一石實收八成計之田間所出尚可剩五分之一民力能勝則上下自相安無慮意外矣其兌費則仍陶文毅奏定常屬四錢蘇太五錢松江六錢之成案以漕糧十萬起算收六萬五敷兌餘三萬五折銀八萬四千兩以四千爲亡絕漕尾現銀八萬兌費向例祇出正副改三米其餘口糧等米例無兌費每船正副改米不過六百餘石並犒勞口糧最

之松屬計之亦祇銀四百兩查江廣安徽現行兌費尚不及此數以意度之通倉亦以江浙兌費重而婪索之非有定式且卷條鬆箇則旗丁商同經紀噬倉而非經紀之噬

丁也

丁於山東一帶沿途賣米其價常倍於南至通米少每一石卷一條子寫明四吊或五吊至多不過六吊

名曰卷條白糧或少數或有霉變則商之經紀以七八斗裝一袋謂之鬆箇通倉有好斛手能以四斗許爲一斛亦能以六斗爲一斛能制丁之死命然此等人必知名數亦無多若倉帥督同坐糧訪之得實於點名時收養之不使入倉而以他人代之例費仍給其家於倉儲虛實大有裨益

額漕十萬須船百三十艘

約費五萬酌減道府總運漕規以足敷辦公爲度並倉用津貼徒陽河酌雇縣剝約銀萬餘兩尚有萬餘兩可資州縣公費其中細微曲折世臣本不備悉然大致不過如是

如有衿棍作梗及抗欠者照例叅追卽人數較多不可姑息則民與官與丁皆下得去矣訪得真實乃議定稿將前此之橫征暴斂民不堪命而官仍苦免費漕規以致虧正供玷官常者和盤託出札商江督浙撫連名作書抄稿走健步以請穆潘二相並請潘相徧告江浙在都之顯膺各發家信踴躍遵行並以告倉帥戶部戶部掣倉所得爲數無多本不足爲漕害通倉之經紀皆有身家旣見移稿知南中免費大減請

旨遵辦而又不爲已甚必能斂迹觀望不肯以身試法俟得各處回書乃行入告並將先行抄商政府一節夾片聲

明阻之者必以爲陋規私語一騰章奏恐興大獄試思近年英夷攻破虎門

王赫斯怒徧布膽黃有不與英夷並立人間必使片帆不返之語而三五任事大臣知兵凶戰危懼以身涉危機假民情爲詞向壁虛造

聖德如天遂爾曲從夫罪莫大於黨逆辱莫大於逃北而肆大雋行重購曾不厭悔者凡以順民情甦民困也目下吳民眞若湯火中矣以實入告豈有不得請者哉但恐當路未能信此事凶危實有什伯於與英夷搏戰者耳閣下達心而口訥言之未必能盡古今當路者側必有能令公

喜怒哀者卽或人非純粹用其才以共功名如王文成厚結張永以錮宸濠唐荆川厚結趙文華以保梅林張文忠厚結馮保以延明祚靳文襄厚結安大以奠河淮此皆失身辱名之事而後世莫不見夫君子救世苦心歎其通權達變未有議爲非者此舉若成自主議以及與謀眞終始傳所謂有福十世者矣巨獄之後威聲已震乃力舉平濬之政良民心必歸我良民歸則匪徒無助擒縱自我輕重咸宜然必行之以誠持之以久聞漕帥所以能力挽頽風者以屏絕苞苴謝絕請託故風行無阻若果舉前說開漕之先月許必明示嚴禁各處薦漕友漕丁及挨倉打把式

小節雖有怨聲所不能惜然而世臣在新喻辦漕恪遵漕
運則例禁絕浮勒此時爲閣下謀仍不外於浮勒月攘一
雞論者必譏其不恕然審時度勢非此斷不能行非敢薄
責閣下也來示末稱刁民兼悍習與性成鎮洋巨案接踵
而起移風易俗俗吏未能慚慙不可名狀云云雖發於卑
牧之誠然世臣竊意閣下尚未診得此症之瘵理也鎮洋
昭文前後毀搶官吏紳富之房屋數百楹使閣下募勇
帶兵出省至再其病皆由於漕故漕政平則刁悍皆從化
漕政不平則良懦皆爲敵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孟子豈
欺人者哉抑又聞之不問而告問一而告二荀子所深譏

也世臣以目前可與言者無如閣下而世臣又能以言自達且時已九月筆札往返動經旬日慮不及事故不避荀子之譏爲是盡言唯閣下垂察承諭再徵書一部謹附便呈兩部如別有欲得之者其人力可置買自依坊價若無力而信有志閣下儘可移書徵取世臣惟求世間多一同志人以共扶艱虞斷不以貧故恡此千餘張之紙墨也肅此奉復道謝卽問近安諸唯爲道爲民自愛不具道光丙午九月朔日

答桂蘇州第三書

丹盟五兄同年閣下月之十九日徐建康送到初三日庚

惠答書諷誦再三驚喜欲狂世臣以九月初二發前書至初六聞李公升任滇督竊疑接手人必存五日京兆之見不肯肩此艱鉅至本月初八聞星使奏明大小戶一律征收未審果否求其稿不可得忽奉彩雲深慰深幸並知李公不欲舉此則此番升去真是好機會而陸護院周署藩二公慨然以閣下均戶之說爲必當行必可行眞世臣前書所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者也又得星使代達較易立說是或彼蒼之眷念吳民欲甦其積困爲

國家堅固命脈使膽怯老書生得以優游化日也然星使莅吳中僅數日所陳漕事斷不能和盤托出若專言大戶

包漕不能將小民苦累及州縣進退維谷各情形逐細說明則大戶難免有辭且恐都中當事未能了達疑此舉仍如從前阿兩窗孫寄圃八折之說不過爲浮勒索出路一經

允准則迹近加賦託體大而擇術疎致阻盛業則眞可痛惜矣日內想已奉

批回乞閣下將原奏及奉

批由驛飛示以慰渴望世臣更慮奉

准後辦理良非易事來示謂更易人地以期令出惟行然不孰籌廣思窒礙實多而且奉

旨出示州縣匿不張貼其司事幕友反謂既已唱明折色止可趁此魚肉糧戶卽有些小蹉跌不怕上司不爲下身分以愚弄居停江浙名幕識見議論大都如此若有一語卹民瘼凜官箴則是自投閒散何從得稱名幕哉又松屬漕總例不連任每年營幹點差正費一萬襍費三千時至十月恐預定點總規已入手又大小漕棍爲漕總鷹犬漕總所求或不能得之本官則喉棍上控漕總上游謂總被棍控不知其實爲總使也又有圍繞總屋拆毀器物而不多不甚大抵亦漕總所使以劫制本官者十年前如此情形皆世臣見聞所親近事不敢臆斷或亦未能盡改故智

乎。來示欲誘得旗丁用賬，此事恐難。然聞鎮屬免費，每船不過三百餘千，常屬亦不過五百千，曾不能及陶公奏定四錢之數。常鎮之米一例抵壩交倉，與蘇松何異？蘇松受兌多係江淮興武兩衛之船，彼必以他衛皆有屯田，唯江興獨無故，免費倍多。然他衛無月糧，江糧道所管虎賁倉以膳給兩衛幫丁家口，其入殊不減於屯田。且江興兩衛有府屬三幫，其免費少者，才每船七十兩，多者倍之。其米豈能不入通倉哉？再白糧每船免費至三千以外，幫書管白船一隻，歲入千金，此又何說？若行大小戶一律而不減免費，則必不能行。減免費伍丁必糾水手滋鬧，伍丁卽裁。

安靜州縣司漕者亦必嗾之出頭恫赫。諺所謂下馬威虎頭勢也是必要厚積吾力。攬其風浪過了兩三浪頭而不動。則彼自退聽吾令。然言之易行之難。故前書必云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也。閣下仁心爲質。虛懷下問。故拉襍及之。所言亦約略耳。變動不居。原無一定繩尺。可以使鬼魅遜形者。惟在掣定柁桿。隨宜應付耳。草此奉覆。卽請日安。不具。道光丙午十月廿一日。

與桂蘇州第四書

丹翁五兄同年閣下。前月十九日接初三日惠答之書。卽於廿一日由孫北捕附急遞奉覆。嗣知二小兒已返棹。與

門而敝徒合肥衛籍諸生沈用熙信致大小兒謂閣下欲
誘出旗丁通倉用賤理勢皆必不可得唯廬州幫有二要
人依法求之或可世臣以其言有據卽信示二小兒命其
將原書呈覽諒蒙存採昨日有江淮衛伍丁來寓乞書世
臣問漕事出入大略渠言倉帥書役皆吃倉坐糧廳書役
皆吃幫吃幫者絕口不提要費而幫丁委婉送給以買平
安經紀手下有斛手其伎倆雖大然米短不過賒補唯挑
掣米色頃刻間卽成奏案常至傾覆故不得不預先招呼
招呼之費松江梭米一船經紀約百千斛手約十餘千廳
役約四十千箇兒錢本在公費約二十千每船到通各費

幾及二百千。唯白糧每船必須銀五百兩。若漕白各船有米少色變等事，則須別議云云。其人係江興兩衛公推拿總者，言出無心，自當不謬。惟未及詢明，是否京錢大錢。然卽以大錢論，每船到通所費尙不及百兩已。世臣卽詰之云：鎮屬兌費，每船不過二百千。通倉已要二百，再加墊艙提閘打溜沿途支應催償員，并何以持支。彼云：松屬兌費大故，倉費亦大。他屬入費輕，則出費亦輕。然通州壩上撥船及口袋俱經紀自備，賠墊甚多。近日朱道長所奏盈字一號，須費萬數千吊，事皆眞確。若不能通盤籌算，但欲一意孤行，事必無成。月前星使奏定均戶事，非不可行。然與

申當事恐未能了此事耳。世臣慮問之太切，或致生疑，遂不盡言而散。世臣思倉費只有此數，均戶所得大率可辦。至沿途各費，署撫現係漕帥實心釐弊，必知其真。閣下更偕糧道查核各船，應給漕款及各署書役之剝耗酌定留減，則均戶善政可以無所格礙矣。卽不無怙惡作梗，數諒無多。寬猛相濟，威惠兼行。閣下自有真實作用。世臣惟樂觀其成而已。專此飛布，卽請台安。道光丙午十一月四日。

答桂蘇州第五書

丹盟五兄同年閣下。燈節接次兒來信，附致閣下歲杪惠札及炭金廿餅，正札出於書記。札後手批漕事現尚平寬。

惟大戶多有觀望幫費七折已具切結兌開果否無悞尚
不敢必總在縣令得人則能行不勝兢惕並望詳教云云
仰見閣下爲均戶一事費盡心力而好善好問如是佩謝
無可言喻幫費七折歲杪卽聞之謂仿東省新奏之案然
蘇松道屬五府州鎮不及常之半常不及蘇太之半蘇太
不及松十之八一例七折在蘇松尚嫌太優而鎮屬則已
細主之者未能詳悉底裡齊以一切則是均而未均誠恐
切結未可憑準也僕又聞松江每船洋銀千三百中有折
米百石蘇太七八十石尖丁照州縣折民之價稍良善者
或八九折蓋漕例津丁加四餉次裁改仍有二五津丁可

除拆外中途仍可盜賣以到通溢米每石止領銀八錢而折之州縣及沿途私賣所得皆數倍當此倉儲空虛豈當更聽其私折私賣然非請增餘米價值略與海運船等則立法仍不能行其機唯操於當軸之肯入告耳而上游不知此情州縣惟以總數恫喝上游以遂其魚肉小民之私大凡君子者人之美稱而或肯爲或不肯爲其上達下達而有成者則必出於拚得吳中令長豈盡無卹民之心矣中紳富豈盡崇破靴之行而至征輸漕糧則其不爲君子之志甚堅而同志者至夥以僕所見蓋三四年於此矣諸公皆拚而卽得是以無不肯拚者閣下篤念邦本欲反

其痼習其爲君子之志堅矣而同志之多寡則未敢知且閣下之能拚與否僕亦不敢懸斷則信乎能否無悞不可知也星使原奏未能詳切當軸又瞻顧大局不能得都中鉅紳之力唯有地方官延在籍諸紳仿張文忠論三吳父老書意而諄勸之吳中彭宋兩族向不業此而未肯出頭韓吳董則難言矣集而論之或可有濟太倉以錢氏爲巨族新經小懲似應引爲大誡未嘗終戀雞肋再爲厲階松屬之紳以張詩翰承宣爲鉅其人僕所素識甚明白知大體閣下切致立人太守諄延而力商之未必無濟若一緩之縣令則分卑力緇且其可爲人持短長處甚多安能蔽

此公事耶凡事豫則立籌之不豫而臨事又未能上下交
得爲閣下計亦良難矣昨見漕帥摺稿固袒丁已甚而亦
隙太多猶幸政府志在捐輸尚不至按名指摘遂
興大獄耳民困旣不能甦發不恤緯自古笑之春寒猶勁
伏惟珍重千萬不具道光丁未閏印日

答桂蘇州第六書

丹翁五兄同年閣下四月初接奉三月廿三日齊門舟中
所惠書而次日更正海中被劫米數之書亦到具見閣下
垂意大政虛中下問無刻或懈實深敬服書未詢及承兒
工事尤荷殷拳僕因海運之事關係至重而爲期尚寬昨

接丞兒工次來信知工久蔽在浦候收不日卽回白門一行再行赴吳是以答覆少遲授丞兒面呈漕事能惠及小民而棍徒亦俱斂迹來論謂揭竿之事庶可暫免以云可久非所敢言中丞方伯極力圖治來年必舉海運而招商米船在洋被劫兩船倉帥又奏米色潮濕此皆力阻海運之機云云上年閣下謂惟海運可救漕患而中外莫肯主持僕謂從前海運發謀收功皆僕以局外撮成而今日北洋盜風頗熾夷人駐上海當其咽喉難保不別生得失雖僕亦不敢主持者以此議發自閣下中外不欲其成者口衆我寡稍有利鈍則咎有歸而事無濟現在

睿謀嚴飭，欽遵妥辦。謠詠雖工，無所府罪。聞北洋盜幫聚人不多，其大幫仍係南洋。在於南北交界處所滋事，然十年來走北洋者，時有失事，而商賈未嘗因此阻滯，更何疑於漕運。今春夷人在粵，漸欲寒盟，而內竄僅自二月十八至廿二，卽回香港。況上海夷人本是分岸，如有舉動，必須稟命香港，駕馭有方，亦可無慮。且沙船聞風踴躍報効，不似六年始事之難。唯六年海運利專歸官，今年減折已有成案，自不至如前屆之反爲民病。然必先由院司通飭海運府州縣，令其逐細籌議，封雇撥船運赴上海水腳，及天津至京津貼，如何收本色，如何收折色，卽可官民兩益。

議自下而上。不犯專欲之誠。又派解事大員。會同糧道代
行官督。率該衙門書吏。核查歷年減運。及六年海運全幫
停泊舊章。實可節省漕項若干。當此倉庫兩虛之日。爲人
臣子。豈可視同膜外。不爲

國家一爲深謀遠慮耶。所最難者。天津撥船力能敗成。必
籌繞越此關。方爲萬全無害。本年正初。姚大定赴吳謁署
督。問海運之要。僕告以要先奏明。請飭各都統及倉臣詳
議海運分起抵津。先核米數。飛咨倉臣。由倉臣分撥某旗
前赴天津。領運蓋倉米一箇。重不過百餘斤。實止漕岸八
幾折。若各旗撥什庫。自赴津就船運回。則米皆堅潔足解

其車脚由南優給不使馬甲受累至馬甲人數衆多閱月更時事故必所不免或有公項可以查扣多關米數諒亦無甚窒礙大定比編次成文然立說未能詳切故復及之漕運例有津丁加二五米石若舉海運則悉成正供以蘇糧道所屬一百七十萬石計之便溢出米四十萬餘石以現在辦捐米章程每石三兩計之已值百二三十萬兩唯前届在津星使辦理過於節省江南解銀四十萬至津辦撥運動用才數萬餘交委員解回銀遂不知所之至今以爲口實此前事之必當引爲切戒者閣下或不知其詳故備述之節次來示獎撫之詞或謂愛人以德爲謀必忠或

謂視民如傷與人爲善或謂熱腸救世偉抱匡時如莘野
之納溝任重比仲舉之攬轡澄清實非所任唯宋儒唐子
西有言君子期於匡濟至於獨善誠非得已然當不得已
時而有毫髮便利可以益人則雖窮厄九死之餘未有棄
而不爲者都無可爲已猶思所以爲利於後世僕則自成
童時懷此志以迄於今垂六十年而不變者亦唯閣下能
諒鄙心耳夫漕祗政之一事而蘇松又漕之一隅然其關
係

國脈蓋無有大於此者僕之敗也以漕廢棄還山足未出
闔不復敢與人家國事以閣下殷殷善問故不憚喋喋前

後諸書幾及萬言其於漕及海運機宜得失亦略備矣心力早殫目力尤劣閣下如有疑難覆檢前後諸書自有觸悟隨機應變非言所盡奴子汪慶出月卽來字下一併附聞餘不悉具道光丁未五月十二日

與桂蘇州第七書

丹盟五兄同年閣下日昨出弔湯氏與南坡同飯因聞吳中現辦海運章程僕詢及天津剝船如何越過南坡答以在吳未聞此說唯議提銀二十六萬兩春初派大員帶赴天津辦理北壩事而已此層所關至鉅且時已仲冬故不能待閣下下問而卽詳說之以備照行夏初子畏赴吳僕

與之切言越過剝船之方屬其到吳備告陸撫部與閣下
子畏深知剝船之害與僕言凡歸倉無費之米則經紀必
使剝船壞之其術於中途有鎮店去處先起米四成載百
石則起四十石十石歸剝船三十石歸經紀將到通壩乃
以開水發藥引以燒酒經宿六斗卽成一石然入倉必爛
卽未爛者亦不可食用此說與僕所聞同乃至吳竟於此
事不置一詞實令人不可解子畏官雖不達遠非僕比而
膜視如此僕前後致書所爲不及越過方法者以子畏面
談詳於筆談耳經紀吃幫花戶吃倉天下所共知也剝船
雖官船官人而南糧入倉之後卽停工食聽其撐至直隸

各河道營趁三月歸次剝漕故向歸經紀管轄通倉花戶發官兵俸餉每箇止百餘斤多者乃百十餘斤是實米不過八斗餘南坡言今年蘇松太亦有歉收正徵不過七十餘萬石加以報効之三十萬共百十餘萬石比六年減五十餘萬石如此則越過一層更爲易舉已凡自都赴通倉領米車皆自僱加由通到津二百里每石得京錢一千可敷車腳庫銀廿六萬可易京錢百十餘萬千正符一千一石之數必宜先將剝船積弊奏明於放洋之先飛奏米數請

飭部議派應領之人前赴天津領米並領貼價以放爲效

卽收米星使省卻交倉一層亦屬便利查六年倉儲尚充
是以搭放較遲明年春餉一放各倉已空海運米四月抵
津正值夏餉應放之期廿四旗馬甲米每季額放六十萬
石加以王公及滿漢文武藍白布甲應放之米雖不知確
數想亦不下三十萬石是夏餉一放卽開除九十萬石餘
米廿萬石連貼價存貯北倉北倉本受四十萬無慮不能
容也或謂九十萬之糧需車八九萬輛或一時難集則可
聽領米馬甲各邀伙伴共僱剝船優給僱價而親押之數
人監押一船發水下藥之弊必除蓋越過剝船實爲越過
經紀耳剝船得領米人剝價較各處營趁已優而應領米

人皆得全斛加二之米。又貼價尚有盈餘利之所在。人自趨之。雖樂敗此事者多。無能肆其蠱惑。如此則海運可以常行。而嘉湖亦可繼辦。以避湯火。聞經紀花戶聲勢之大。前年幾敗。惠邸子畏久任京職。一蹶之後。尤震懼不敢出言。亦無足怪。惟明年海運米既入倉。則不能問經紀。出倉後。又不能問花戶。官員所領。則亦已矣。廿四旗馬甲。領米而不可食。且無他米搭配。必不甘嘿。恐其咎必轉歸在南。經辦之人。則後悔無及。且將如。

國事何閣。下當細思之。痛切白上官。以必得請爲度。爲國謀固宜。卽爲身謀亦非此不濟也。言盡於此。天氣厲寒。

千萬自愛不具丁未十一月九日

南河善後事宜說帖

六堡口門已定十五日合龍楊莊清水東高塘子新淤湖口引河俱已挑竣清水壟出運河雖有厚淤清流出刷糧艘無虞阻滯亟宜料理善後事宜以起積弊使工程核實錢糧節省者條列於右

一擬行廳營於廳營汎交界處各將牌樓修整大字寫明廳營境共長若干里汎境長若干里其黃運各河有開

壩涵洞處各立牌樓寫明出閘壩洞之水由△河行若千里合△河于△處入江海其下游官民各河是否隄

岸完缺。河形通塞。一并查探。真實寫明。牌樓之尾。使官紳觸目警心。隨時商辦。衆擎之舉。

此係舊章。近多頽廢。理應修復。

一擬行各道將督率廳營。查核舊章。兵栽額柳。兵堆額土。兵採額草。其草多兵採不敷之地。准募夫幫採。照漕規半給刀工實貯備用。其堡夫額土堆垛高長時日俱有定數實貯候驗。如有藉工開銷。卽于例議。近年是否遵辦。抑係有名無實。悉與查照舊定章程體察現在情形。酌議新章。會詳核奪。

南河向例。一切料土。攬概皆取諸宮中。是以庫貯

十二萬足敷歲用。近世廳員饒裕太甚，工程皆出兵夫之手，懼其挾制，莫敢核實。上游習焉不察，弁髦成例，錢糧糜費所從來遠矣。

一擬行各道將督率廳營徧查兩岸兵夫各堡房屋是否不漏不濕，其必應製備之需用器具如丈竿、鈔、鍬、銚、錐、木夯、雨傘、蓑衣、燈籠、油盞、火石、煤筒等物，是否齊全，造冊報查，仍於堡牆寫明。廳營汛第、堡及兵夫姓名，使一目了然。

一擬行各廳營河工向例三汛時，各廳俱備塘馬以送文報尋常事件，方由堡夫接遞查每日水報，所以知水勢。

緩急以定策應機宜最關緊要而今年大汛經臨之時
竟有遲至五六日或至十餘日將水報十餘角同送者
又印板模糊字迹潦草至不可識以其時正值河湖異
漲奔走旁午若加挑掣轉至倉皇失措今當安瀾之後
應與約布定章距浦在五六十里者限本日百餘里者
限次日三四百里者限三日不准稍有違延其向例三
日五日旬日一報者准此遞展除另定水報新式飭發
遵行外先行諭知

一擬行道將督率廳營查柴束部例以斤計工例以方計
向例正料以三千束爲一堆購料以三千七百五十束

爲一堆均長三丈寬二丈簷高一丈脊高丈五尺爲料七十五方銷單長一百箇嗣又有單長一丈科料三十束又奉通飭淺水防風每單長科料三十束其節省之八束作銀歸入下年應辦之數是向來銷料多寡本有未經劃一之處大約皆上游雅愛趨承欲加意調劑之故近來料垛方數改少單長銷料若干束核算錢糧若干報銷時例應逐案聲明是否通融造報抑係劃一辦理應查明節年何任奏咨成案核議定章

頗聞近年料一堆銷單長五十箇而料價則自嘉慶十一年議增之後復又矮小方數短扣單長僅得向

例之半，乘除四倍，經費有常，何以堪此？因麟浦已四十年，成案未諳，故作疑詞，飭查不能實心舉行，此條虛言節省，實同畫餅。

一河工根本至計，惟在清蕩，正料皆出蕩產，卽雜料用大蘆開厥，縲纜亦復節省大半。現今大雪爲時已遲，但宜嚴飭該弁認真籌盤，俟下年及早遴員督辦，以歸核實。嘉慶辛未秋，百制府札詢徐庫道葺蕩興衰始末，庫道稟復百督逐條批駁，是冬乃派韓太守駐蕩督辦。委朱江巡道總理，自辛未冬至壬申秋，朱道稟札，故章全卷，今俱存海道署，兩卷皆出僕手定，其辦齊。

額二百四十萬外搜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東派廳作
收支冬間陳河督京控牽及蕩事星使抵浦受河員
囑又與朱道有夙怨劾以苦累樵兵遣戍通工欲遂
罷蕩事奉

睿皇帝飭仍核實妥辦而續辦大員不敢拂廳意又監朱
道之敗不敢實力唯每年有贏餘充公銀二十五六
萬經今四十年公項所贏僅及千萬其實朱道督辦
草草剏始所辦不過什之七耳再加左營幾可足通
工之用來年若選定妥員宜令其詳閱兩卷踵事增
華取則不遠

一 本年六堡於六月二十八日刷開放黃漲後數日僕卽
白黃淤入湖必出新灘紳棍必藉塵卷認領報升漸釀
巨訟宜飭清河令遇此等呈詞嚴加批駁比荷採納清
河令前後駁回報升呈詞至數百紙今已三月有餘外
間皆言湖內有新淤三千頃因敗爲功機宜早決現在
船營官艘運左營蕩料已竣卽宜提船出楊莊口門泊
於黃河俟右營開採卽飭該備弁督船下右營飭蕩弁
于採過處所擇創蘆根交船運至湖內於新灘上鋪種
葦根在茂密之處創鬆板土產葦更旺而新淤肥衍
過兩年卽成葦林約計新淤三千頃以極少計之灘一

頃得料一垛是三千頃卽得三千垛按現行例價提出

二成歸傍湖各營爲巡防補種樵採堆垛之費

湖口內有老灘

名養馬灘所產蒿草向歸營津貼

又提出二成歸傍湖各廳爲僱船自

運貯工之費

官船本少又船兵偷賣爲廳員藉口自運則無可措其脣舌矣

仍餘六成

充公每垛可作支百餘兩是每年所入總在三十萬之

外本年運根盤之船酌給水腳使船兵以歸塢餘間得

此沾潤自然踴躍從公廳員得此津貼贏餘甚多可免

任意謠詠將來船營官艘分爲兩幫大幫泊右營小幫

泊左營各就路近廳分派定柴束冬月卽裝頭運到江

以備春工之用春末夏初料可全數到工已其餘廳屬

稍近北運河者。若車搬止數十里。亦可酌派給車價。稍優免各廳藉詞賠累爲要。若有設詞阻撓。在官不過欲得購價。在紳不過欲佔官地。斷不可爲其所惑。致誤大局。果能力舉此策。是左右二葦營之外。又添一營。通工五料。十數七八。而埽壩亦不至有名無實矣。

新定水報式

劃一紙長七寸。寬四寸半。方筐寬三寸半。中空一寸。對摺各得半寸。以便逐一彙齊。釘成一冊。便查。其五日探量中泓。仍照向例。

黃河各廳水報式

△廳 營轄△汎上與△廳△處交界下與△廳△處交界

共長若干里，有工幾段。

△廳 營△汎轄△堡△工有埽若干段，第△段立誌椿長

若干丈尺寸，入土若干尺寸，誌頂平埽臺，上年存底水

若干丈尺寸，椿前實水深若干丈尺寸。

埽前頂溜水深若干丈尺寸。

埽前高水面若干丈尺寸，埽後土戩高埽面若干尺

寸，長隄高灘唇若干尺寸，隄根灘面矮長隄若干

尺寸。

河槽旁灘，受淤常厚，名灘唇。水一漫灘，卽至隄根不

可以遠近論。

灘層較高隄根灘面

若干

尺寸。

隄外灘寬

若干

丈尺。

寸。

隄根灘面

有無

積水

長深

若干丈尺寸。

河槽水面寬

若干

丈尺寸。

本隄抵對岸長隄河身寬

若干

丈尺寸。

本日

長

水若干尺寸。比較上年今日

長若干。比較

上年

△月△日

盛漲

大小

若干。

本汛隄面比上汛

高低

若干。

比下汛

高低

若干。

本汛河底比上汛

深淺

若干。

比下汛

深淺

若干。

奉派蕩產正料

若干

堆方。

到未到

工若干。

奉發購料若干堆方。購稽料若干堆方。

以上俱貯工候驗已驗則注明△月△日經△憲驗
明△月△日動用若干堆做單長若干
在何段工候
驗。

兵柳舊存
新栽若干株。兵土若干方。兵草若干堆。

刀工草若干堆。

夫土若干堆方。購土若干堆方。
實貯
動用若干。

其餘屬向不派蕩料者。刪正料條。各汛照填。
汛報止
填本汛

洪湖各廳水報式

△廳
營轄△汛
上下交界里數照前式載明。

△廳△汎轄△堡△處立誌椿 照前式填

海漫石高湖面

若干

尺寸計露石△塊土埕高海漫石

若干

尺寸有無馬鞍埽

石工搜護必用釘廂上壓重土水碓堅實光滑以批浪花

前低後高形如馬鞍故名

△汎△堡△壩△河 啓填明及過水尺寸

南北運河水報式

照前式開載唯刪灘面河身及兵柳等條

北運河有橋座無涵洞南運河西隄亦有閘座俱逐細載明坐落及過水情形

右八事惟新淤種葦係屬因時制宜餘俱申明舊例然欲挽回南河積習其有跡象可言者略盡於此

能實力舉行則虛工噬帑捏險冒銷之弊不禁自除而居上者亦可坐收高居遠視之效不至如近事之心懸千里束手無措矣至爲政在人非得人無與其治功者况南河二十年來上下不以公事介意有講求工程做法者輒爲同列所訕笑捷徑多而真材佚通工所苦遇事無能辦理者現經節下訪求黃髮調堵六堡親身駐工督率者六十日各員弁能否勤惰自必心儀默識指日合龍八告保薦老成使新進有所觀感激勸力求有造一反前事得人共治以舉所列八事三年有成雖以復斬白舊觀不難也道光二

十九年十月十三日謹白

覆陳大司寇書

子翁三世弟樞密大司寇閣下。月初由至翁交到。手覆莊誦再三。深感深慰。來諭謂河帥有心當世之務。相得益彰。彌慚獎飾。至翁清畏人知。慈切身受。其德實冠絕三江。假造物以百菊翁之臨機立斷。雷合風行之半毗之比。及三年。必可迴人心之狂瀾。見求是之實事。世臣衰朽。餘生感至翁三使之盛。重遊袁浦。生平所學在節費而不爲已甚。至翁聞斯行。諸已覺此舉大拂人性。尼之者多。卽有遵行。又率增減方劑。著效遲緩。又鄙性固好仁。而蔽愚者。眞若

以水濟水。惟淮揚查君頗同此志。而內外隔絕。查君一身
早集叢謗。又以閱歷未深。孤立無助。工程肯綮。多不明晰。
不足執讒慝之口。六堡口門初合。袁浦淮城官紳士民皆
謂空運不能南下。必循嘉慶初故事。大挑運河。方可。至翁
憂形於色。世臣謂此間紳民無能解河事者。且以有事爲
榮。不謀同詞。莫問錢糧之是否能勝。時日之是否能辦。競
騰浮議。搖惑觀聽。據報運河水勢深者及丈。淺者亦三尺。
雖積厚淤。然此河向深三丈。重運祇須四五尺。空運更減。
不過擇五道引河之直注東清壩者。疏通二三道。以引湖
溜溜過淤。刷自然足資浮送。日內頭進船已南下。而浮議

益熾卽如六堡初開時羣議謂不開義河卽與七堡潰決無異清淮百萬戶必痛爲魚查君亦爲所惑一日三次請放至翁漸亦不能自主世臣獨持堅守之議謂義河口門寬五百餘丈內外高低三四丈一開必引黃溜南趨六堡立卽奪溜下河雖以守下壩至秋後稍有收成義河水注下河仍歸漂沒長河淤斷將來挽歸故道非開百餘里引河不可六堡義河兩口必更刷深塌寬俱成大工雖有能者非三四百萬不可此時何從得此巨款必至積年不堵全湖淤塞運道斷絕爲

國家深憂且世臣所謂堅守並非貿貿而談現今山旰所

開之兩河兩壩計寬二百四十丈牽深一丈六堡刷開之
口寬不過六十丈牽深不及一丈安徽各郡邑水報皆謂
淮源消退又天氣晴霽劃出四壩之六十丈以抵六堡尚
有百七八十丈以洩微弱之淮湖何憂潰敗計唯稍發錢
糧與堰盱二廳多積料土以備西風卽保安平若果無真
見世臣何所貪戀而居此危邦耶至翁聰聽決行又世臣
前以五月二十日自白門啟程赴浦其時城中舟行已月
餘出城見集鎮市屋檐已沒水由儀徵揚州北抵露筋並
無乾土露筋以北卽入揚河廳境春工將竣見其工程甚
爲如式登岸省視車邏四壩詢之壩兵水久逾啓壩定誌

並聞有六月初一日道將持令來開各壩之說二十六日
午後世臣進署卽問至翁啓下壩有日期否至翁言運河
水大河員請開壩甚急道將已定初一日前往世臣卽答
以下河去年被水流亡初集現在兩湖江西安徽皆被江
患蘇杭尤甚灾象已成惟下河七邑收成較早有秋前五
沒稻割秋後五割不辦之諺現今立秋不過二十三日一
路見隄工高水面尚有四五尺工俱堅實必可保至秋後
下河有二分收便足民食若延至秋後可得六分收成卽
有餘糧二三千萬石接濟鄰近灾郡又省七邑灾賑費數
十萬又增新漕十餘萬以助倉儲世臣來時途中聞下漕

民人已吃挨飯。若月初必放壩。本年流民無處投奔。且慮他變。河員不過以東隄失事。則下河被害更烈於放壩。且大小河員例俱攤賠。以爲恫喝。此時唯有稍發錢糧。飭令貯土。以備搶築子堰。晝夜嚴防。必俟秋後再行酌放。是爲至要。至翁未悉江省情形。聞言惻然。卽婉留道將。至再至三。遷延至秋後三日。方啓高郵各壩。下河趕收。竟及七成。北則袁浦。南則蘇杭。米客紛沓。赴下河採買。至今不絕。半年之間。唯此二舉爲大快。至劇六堡。以救淮揚。其時在工文武。計無復之。持此議已兩日。世臣不過到彼審度形勢。一言決策耳。不敢攘功以自居也。此外則不如意事。十常

八九矣。孟子曰：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然言之勿行，不由至翁，又深佩至翁之清德謙光，是以未忍決舍。近閱邸抄，知閣下以樞臣兼大司寇，近時六曹唯司寇最重，司徒專主出納，則以刑爲教，不止明刑弼教而已。世臣憶從前侍老夫子於澄江，師訓之曰：我曾任戶工刑三部，居戶曹，尸位而不素餐，居工曹則素餐而不尸位，唯居刑曹則尸素兼至，雖自謙以勉門下之詞，然亦足徵老夫子深悉此席之關係至重，稱職至難，其時閣下同侍敬聆，想昕夕俱在提命間也。逃聽下風，無刑之期，其將有在矣。小婿楊汀蘆承推愛，分俸厚資行李，俾得返晉，來示謂明春尚

暢談以廣見聞謙挹之懷藹然若揭汀蘆在少年中誠爲
有意識者不媿有造閣下政暇賜見誨以立身涉世之要
俾循持不昧作人豈弟斯之謂矣漕運鉅役必不宜舉新
漕北上必無貽誤大臣憂

國此宗至要故纖悉述之以紓蓋懷書成卽寄晉交汀蘆
來春面陳肅請侍安道光己酉十一月十一日

說儲上篇前序

國立於三行之以一夫維心以德養尊以威合衆以財財
匱則威不行威沮則德不立非卽有橫潰四出之患也而
天子已孤立於上矣且夫法者所以一民也犯之而不行

則法固弛矣。法弛故利浚於下，而財匱於上。是故居帝王之尊，秉恭儉之德，以號召天下，求安吾民而莫之或應，則自弛其法而已。先聖之言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然則倉府空虛，非天下之公患也。患民急而已。然而一二言利之臣，方與搜括錙銖，事鄰剽竊，馴致膏屯於上，澤竭於下，是遠貧之術也。傳曰：危者不可以爲安，亡者不可以爲存，則無爲貴智矣。況以貧而不可富乎？夫天下之土養天下之民，至給也。然而愁歎盈室，凍餒相望者，民不着業，業不歸農，而食用莫之制節也。夫好善惡惡，民之性也。饑寒交迫，奸宄乃成。然而握金珠，桃

錢布餐之而不能飽也衣之而不能溫也然則天下之富
在農而已夫無農則無食無工則無用無商則不給三者
缺一則人莫能生也至於士若介介無能爲人生輕重者
而位首四民則以生財者農而勸之者士備器用者工給
有無者商而通之者士也然則修法以勸農使國富而主
德尊抑先求士而已今者民無殷實莫安其生吏無大小
落憂其貧軍國告需上勤

宵旰調發不給捐輸不繼雍梁荆豫跳梁百萬而兵弁望
風逃北郡邑爲墟淮泗偶被水災數百爲羣露刃望食者
千里莫敢誰何而公卿懷胥吏之心貴戚襲國人之視無

肯暫易其營私之智爲國家計深遠或乃駢金約紫坐觀
嘆息以告無罪夫爲政有機知其機者能因敗而爲功轉
禍而爲福夫勞民易爲仁弊政易爲善詳觀時勢兵弱威
屈民貧財絕實富強之資也抑務先義而已夫見目睫之
效者忘遠大之圖守府史之說者毀治安之器苟有用我
持此以往雖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漢唐二宗必復見於今
日也嘉慶辛酉五月

上篇後序

論者常曰生齒日益而地不加多是以民必窮困非定論
也今法里長三百六十步當官尺百八十丈畝積二百四

十步開方得七丈七尺四寸。則方里爲田五百三十畝。方十里爲田五萬三千畝。方百里爲田五百三十萬畝。方千里爲田五萬三千萬畝。今者幅員至廣。錦州以東。燉煌以西。隸版圖者。各萬餘里。其內地徭賦之區。北盡邊牆。西距嘉峪。東並海迤嶺。而西南界交緬。以天測里。今尺二百里當一度。南北相距二十三度半。東西如之。俱徑四千七百里。截長補短。約方三千六百里。爲田六十八萬六千八百八十萬畝。山水邑里。五分去二。爲田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八萬畝。前此兵革未起。戶口極盛時。爲人七萬餘萬。而工商籍多。兩占兵疫喪亡在其中。以田計口。約人得

五畝有奇。通以中壤。中歲畝穀二石五斗。除去桑田。歲可得穀十二石。中人歲食穀七石。糠粃飼雞豕。則耕六而餘四。夏冬所穫。山澤所出不與焉。且中夫治田二十畝。老弱佐之。可以精熟。以口二十而六夫計之。使三民居一。而五歸農。則地無不墾。百用以給。夫人所必需。鹽鐵燭油。田有上熟。二麥蜀芥。麥鹽芥鐵桐相質油。壯男耕樵。壯女紵炊。老者飽溫。幼能就學。搜剔奸回。勞來孝弟。民樂其生。戴后德。更政治。氣和。災癘罕至。國富君尊。兵革不試。言雖大略。治要粗備。行之一年。英父立朝。行之二年。草菅去。野行之五年。可使足。民行之七年。幾于刑措。如其禮樂。以俟君

上篇序目

近日大吏頗勤圖治而治之大端則曰彌補上達者日事
追迫密飭者相勸挪移夫虧空之罪至重而牽連之獄至
多凡屬主守官員皆若朝不保暮自救身家遑恤政體徒
假賊婪以說詞無關積貯之實效故宜普布腹心絕其瞻
顧使能實舉法意勉臻循良近日先務莫先於此爲第一
知勇才辨民之俊秀自非澤於詩書鮮能飭其行檢若復
內迫困窮外遭沮抑決憤熒衆每爲厲階夫倡亂執詞必
指墨吏墨吏冤酷才被數人奸民口舌遂搖衆志求之往
古多罹斯難賢相輔政治以二科其才大而措意于正者

求而進用之。教誨之。使不儕於等輩。其才小而措意於邪者。求而誅殛之。斥辱之。使不齒於齊民。故下志得達而吏無廢事。逆氣不萌。而國無卒釁也。七八年來。西南多故。惟畿甸江淮。致爲滔愨。而劫官掠富者。累牘不問。計驅力脅者。知名相望。吏畏民而貪益熾。民玩法而生益蹙。曠才在野。可爲寒心。誠能致之以實封。使吐其氣。領之以職事。使致其心。則健者可以戡亂。滔者可以撫安。卽強梁之流。驚悍之輩。亦收驅策之勞。並絕兇橫之禍。夫屈抑旣久。擢拔知恩。致身有途。自新爲易。求士固是常經。採弊尤爲奇策。且於今纓冕。非無曉事。而稽其施行。尤乖意議。蓋爲聞見。

日非遂使學識交喪誠能鼓以朝氣作其本心奉行教令亦庶幾矣是故精選院卿委澄京職亦卽精選京職使監外郡旣革瞻顧之源復授舉刺之柄責核名實鼓舞廉恥下愚不移蓋非數見止亂興治斯其要樞爲第二。

刑罰之設所以救弊流弊之極各有攸偏世輕世重斯其理也條其敗壞政教於時最切者以爲發凡推類以求伐柯不遠爲第三。

饗餼不給非所以優尊賢經費不敷則無以責廉恥官貧志汙寢忘本職所自來已略仿故事條別職守雖不無更張而事非繁擾至整飭外政功係親民詳揣人情歸於平

易使議政者不憚一勞則利及數世當事者量行一節亦
澤被偏隅採擇由人列方斯溥爲第四。

理財爲古人致治之大端尤此時當務之最急凡舉事不
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上詳度時勢條別其宜依損上之大
經明食人之通義皆帑力所尚能支亦吏才所必能舉防
檢極寬流行自暢爲計似迂收效至速然前四者不舉則
行之或未能如指也爲第五。

上篇第四目附論

夫吏者所以繕行文移檢校簿書習土而明風俗近民而
究情僞漢魏以前皆出身辟舉傑才間出每至公卿唐宋

以還屏爲流外絕進身之望去代耕之祿然而居其地者以長子孫故紳無世家官鈔世祿而胥吏承襲徧及天下惟獄爲市弊極於今前有部臣因經承招權太重又皆紹興客戶盤踞爲奸建議盡驅之反爲等輩所要敦加飯銀乃返視事遂謂部務非紹人不辦莫敢復議斯皆吏不事事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也誠命以級賦以祿慎選士人而授之精考課績而進之出身有途則人皆自愛養飭有賴則官可執法優者累考而遷劣者因事而黜使我髦士藉此觀政時以土風詔其長官斯亦與地方賢士大夫共治之遺也至各役並無名糧日供差遣微忤而刑杖輒

加坐贓則罪過平人。舉事無名莫此爲甚。均是人也。而立以爲官長。謂其賢能撫衆。才可理劇也。今處職者官而理事以友。使友誠賢也。當路者固宜羅而用之。不當聽其伏佐人幕已也。誠不賢也。而使與人民社。豈不殆哉。夫幕友之鮮可信用。當路者莫不知也。然予嘗與議去幕之說。則啞然莫應。固以相沿已久。重言變更。况今之司刑者。問以律式輕重而不知。司戶者。問以錢穀出入而不知。司吏者。問以課選上下而不知。十常五六也。去幕友則俵俵無所之矣。然思刑錢脩脯重者及千。輕者半之。徵號書批諸小席。膳設僕從之費。每友亦不下歲二百兩。計一縣延友數

費約歲二千五百兩而大縣之廉不過千兩。曲徇陋習，甘從汗黷，甚無謂也。佐貳助理，名理旣順，勞逸斯當。其幕友果能通達治體，可以條列新科，取進不次，亦無棄才之嘆矣。古之設官也，使賢治不肖，不以卑臨尊。今巡典受級，僅比生監丞簿出身，已劣舉貢。故鄙棄于清流，益鳴張其橫肆，長齊民不遜之心。養小吏無恥之習，誠使貴貴相承，足資臨御，則輕吏之俗革，賢賢相推，廣爲辟補，則沉抑之士罕。又今學宮飾觀，學師備數，職冗于胥徒，行齒于馴儉，良以分旣失勢，地又居貧，凌遲之使然也。誠以丞理民復隸兼學，則德以威將，刑因禮重，詔令以選舉之源，佐令以教

化之實制時之宜庶乎有中四民各有生業親友有入佳
途遂輻輳以從情民試思無此依賴將能不食而飽不衣
而溫乎游食集署非本官所樂從冷面所向盛氣所陵加
以關防所束蜚語所指蓋十人而八九不堪矣徒以路遠
費難隱忍牽就或逢意外之虞竟成流落又有千里投親
而或出差遠省降補不諱至不相及常至摧折中途化爲
丐盜已力可食儉則易給及事乃悔嗟曾何及是故議裁
延幕非以絕搢紳養才之路也議禁隨任非以阻富貴嫻
睦之心也裕官財以教廉止民罷以教富人情之大原而
王政之急務也

安吳四種卷第七下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中衢一勺卷第七下

隨時續附

外南廳吳城六堡新廟記

代

六堡新廟何爲而作也。上以酬神，貺下以誌使者之過而最。有司以思患預防也。南河典祀神祠皆在河口，其各工建廟則以其地曾失事故作新廟以酬神。六堡則因劇隄放黃漲入湖非失事比而作新廟。顧與失事處不殊何耶。△以道光廿八年十二月八日視南河事勾稽交案。心目幾不給。次年開篆徧閱工程。西歷徐州東屆海口。南北運

河洪湖石工奔走旁午。又春夏連陰數月，淮源盛甚，先啓智信兩壩，繼放仁禮兩河，湖猶見漲。堰工堪虞，至減上湖以入下五湖，而下壩一啓，則下河七邑民命繫焉。是以五月杪，運河啟壩之誌，早逾堅守。至六月十八，得制軍陸公手札，趨赴車邏，面商啟壩事宜。以廿二午夜回署，次晨外南廳營呈七堡險狀，手摺△臨工督搶，見溜勢騰涌異常。埽段蟄塌脫胎者，相繼埽後，土戢傾卸不絕。工存防料，鑲不敵蟄△四面委提鄰廳協料募收民料，皆盡。新埽臺寬十餘丈，已出水面，追壓大土，未及得底，而蘇纜四五百條，砉然若刀截，隨溜輒去。料物不繼，人力無復可施者，在工

人員僉云北岸有老灘形如牛舌，餽過河槽五分之四，斜導大溜，逼七堡坐灣之工。一切築壩挑溜切灘引溜之法，皆緩不濟急。△聞王營減壩爲北岸減河最靈之所，而多年不開，工程難靠。急遣妥員馳勘，據稱壩脊與平地高低太甚，又引河淺窄，遙隄殘缺，壩啟必爲下游海州安東清河桃源沭陽五州縣田廬之害。而七堡隄後卽太平汪水塘寬才里許，下游四五里直注運口頭壩太平汪，南卽吳城甄工實爲洪湖隄岸七堡，倘至失守，溜頭爲甄工所邊，不能入湖，必東下頭壩，迤下清江板閘淮城居民百萬，地勢低且數丈，必有爲魚之痛。唯七堡迤上里許之六堡其

隄北黃南湖係嘉慶十六年李家樓全黃入湖刷提減清之舊路今若刷以減黃實合害相形則取輕之機宜△按治河方略有三云自黃河倒灌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家墩卑窪悉爲高厚其清口以內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周圍數十里墊成平陸臣挑引河四道淮水仍出清口是黃流之灌在當時誠大爲害今則反受其利者有三等語△思現在湖水至盛其寬深者多在山盱及高堰南境高堰北截所轄湖面卽方略所謂墊成平陸之處現今黃水雖高湖面八尺四寸若將六堡減清舊口剔開黃入而散必可陡落一二日後黃湖高下無多斷無奪溜之虞黃溜

行至高堰南截深處必被清水頂拒北截舊有高灘以近
年蓄清濟運灘面皆沒水內居民早已星散新淤過舊灘
必留積成阜不但不淤湖心灘面出水擡高則高堰北截
右工有灘遮護不受巨浪一利也灘高而寬叢生葦草可
備堰盱搜護之用卽裡外桃宿近湖諸廳皆可就近分運
既節錢糧又濟急需二利也遂決計刷開六堡次日黃已
落五六尺跟探黃影止於高堰九堡迤南俱係清流其時
塘內江廣滯船及銅鉛竹木官艘尙有九百餘隻而黃水
驟消河泓才三尺餘寸不敷浮送以前任河營乞年參將
盧君永盛策於草闢外接做草胡同五十丈吸深河泓至

丈三尺周章十日得以全數渡黃△駐河口日久乃知七
堡對面之牛舌老灘係從前

純廟臨工指示之桃莊引河舊蹟食其利數十年而日久
懈弛莫復過問致釀此難卽相度灘勢籌辦引河以引河
所出之士運還七堡隄工大溜北行六堡堵合自然順手
而黃流旣分河槽極淺處深止三尺不得河尾犯引河之
深忌只得照例調料集人爲堵合六堡之計當六堡初開
時羣議以爲必需巨萬△細心籌度得二十萬可以蕝事
遂奏明作爲賠款而合龍之後節近仲冬趕濬張福太平
等引河不能暢出湖流運口水落丈餘輪堵三閘擡水接

濟而高低懸殊別尋太平汪以聚空艘始得全漕歸次假令△於莅任巡視之時卽知此牛舌老灘之必爲害又習純廟指示桃莊故事及春初間暇挑切牛舌之本靠北岸爲引河引溜東趨則七堡周工順黃三工皆可淤閉所費不過堵合六堡之半可免清淮百萬家驚惶三日夜又省覓船搬運之費數十萬是△之不學無術幾致決裂可以爲後來大戒者也六堡開工伊始先於西壩前築提腦壩長至四十丈以挑大溜合龍之後溜勢北激將牛舌灘唇刷動漸塌寬五十餘丈深至三丈然盛漲時溜仍過七堡壩前痛定思痛宜求良策現當錢糧支絀補苴不遑擬俟

經費稍裕仍當斟酌勘辦以復

純廟睿謨之舊可期六堡七堡周工順壩四工淤閉移四
工之歲脩即可永觀厥成庶以補過于將來耳本年霜期
之集在工文武僉謂上年七堡奇險大埽四十段悉脫胎
土隄面寬五丈而刷塌甚處至不盈尺屹立三日夜竟不
過水及冬杪空運經臨尾塘船隻出楊莊掛黃不下千艘
上游凍實晝夜攢挽進草閘次早凍解淌凌下壓勢如山
岳船若掛黃必成齏粉頃刻之間成敗懸殊及尾塘船隻
挽入太平汪縱橫千計忽有一艘不戒于火乘風鼓焰催
儼文武齊于河干泥首顙神其船立成灰燼竟不蔓延

此皆非人力所及。神庥疊沛，無德不報之謂何。爰于六堡，鼎建新廟，中龕奉大王親福主也。左龕祀火神，酬熄燎也。右龕供九龍將軍，報示現也。落成後，羣以鐫石之文見屬，故紀見聞所親，以告諸君在事者，其感神德而益勵趨事之忱焉。是爲記。咸豐紀年正月朔旦。

覆魏高郵書

默深二弟刺史閣下。熙載來得手書，具承記念。世臣在露筋市上，悉閣下以鄰境有司，不分畛域，出手券諭市人出錢搶險，得以保全。新埽三段可驗，非恫瘼在抱如吾弟，安能及此。在彼卽悉閣下送差後，便住揚州，而世臣染間日。

癯甚重過高郵竟未上岸初八夜抵浦病已解至今人尙
疲弱未復原也並承垂問以清送漕不治下河而下河自
保之法此時舍閣下更無肯管此閒事者世臣雖屢告當
路並切言之而莫能舉近亦啣碑反舌無處可出微氣故
細縷爲閣下言之此事失大機會兩次今日欲舉未可猝
辦本年春間世臣欲大開順清溝四十丈展東清壩二十
丈以暢清刷黃而主者慮黃水刷深遂斷灌塘之利謂黃
水時有陡漲措手不及卽淤太平河絕運路恟惕至翁世
臣言黃水雖有陡漲然必至伏秋大汛此時距伏汛尙百
餘日多備料土相機收窄何措手不及之有而至翁深

廳員爲可靠此悞大機會者一也二十九年放黃入湖卽與至翁言黃入湖必有新淤棍徒必紛紛請升認領飭縣議駁其駁呈二百紙聯名至二千人淤出水面舊老灘不下三四千頃冬間移葦蕩根盤補種兩年之後每年可得者例柴三四千堆可廂單長三四十萬個其詳在善後說帖原稿存尊處可以檢核無煩贅述而至翁遷延推以二十九年來不及三十年再辦去今兩年仍然如忘不過受廳員愚以派料雖有津貼終不如購料之利故耳此又失大機會者一也今日卽有有心人來如法補種來年未必能茂盛須至後年乃可設事去年十一月陳觀察開弔世

臣往弔席間聞夏間所場埧工二千餘丈若加摟護須銀三四萬兩再加三四萬兩須可補還石工即日摸砌歲內可必完工至翁聞言大喜立即札行世臣因先以謔言繼以危言其謔言則云閣下明日見發議諸公何不用大腳盆滿貯冷水使之當面洗手腳大凡吾南河文武官員皆是半仙石匠未必卽是真仙搨五六百斤之石條赤身于九天下一二丈餘深水內可以摸砌則半仙者亦可當面一洗手腳也其危言則云今埧石掣去深者至十一二層裡石磚櫃三合土皆已掣盡且掣動子堰寬至丈許若不加摟護一遭風汛埧無不倒之理今年湖水比四年息浪廉

失事時尙高至五尺下河七邑民命于萬皆將于閣下索
帶磁二品頭銜萬里程途未足爲償也不然則求閣下准
賤子回家免致孽鏡臺前對簿耳至翁惻然卽晚發銀三
萬五千兩飭工員樓護世臣更手疏樓護之法至翁交與
揚道嚴袖勸揚道飭房照抄數十分分給工員略云靠未
塌之士側坦處讓水五六尺凡浪力在水面極大者起浪
之水不過七八尺近底之水
鋪軟草使膠連乃釘鋪料柴多用灰纜做傢伙下騎馬
至出水面埽眉繫枕橫擋用人字簽簽定乃鋪土尺許撒
亂稻草澆水用礮打到七寸再鋪柴層柴層土撒草澆水
將灘灘法亂草打與土和連則浪不能刷又訪得山安葉

守備曉此做法卽調赴埕工督率教導奉派工員飭其購辦石料等春和開工然至今尙未完工而摸砌之工什七八又被風掣并掣舊工千餘丈然搜護埕屹無動移以能保全埕工不至失事今要行出清送漕救下河之良策若議加高埕石三四層爲費須數百萬且年年修砌勞費無已不如卽用去冬搜護之法在公眉海漫石上用軟草墊底其被掣之工不必補砌一律如法搜護計埕工長一萬丈除高埕廳所轄之四千餘丈外有新灘攔護且補種葦築分險風力相機另辦以節經費外山圩之六千丈照例用前法搜護出海漫三尺五寸寬五丈許見丈爲單基

十七個半六千丈爲單長十萬五千個現在新灘上自生
蘆葦無多未能蔽此公事補種成林之後取諸宮中不及
一年便足敷用逐年加廂尤易爲力此工若照現例開銷
則庫貯太大或可照舊例七十五方七十五兩計算再提
出四成如事宜說帖所擬則所用錢糧不過十數萬與現
事不甚相遠

該廳自選大蘆葦續仍聽
照購價開銷以資津貼

如此則黃河日深

清亦不必蓄高漕行如飛下河年年豐收雖西隄塌壞
無礙也唯西隄現在情形既不能使工員照保固例再照
似必難如原議之攤征還款世臣意尙未得開種之法想
開下成竹耳已在胸中矣

持節如周韓世臣與營謀善下筆竟不成字想閣下能念其病而恕之也卽開政社佳善聞月朔年愚兄包世巨頓首

再子趁東面趁身較西面低至三四尺亦須分年培高撒草行穢仍存斜分之勢以瀉過趁狂浪則久安長治之道也

覆楊制帥書

江東布衣包世臣謹再拜上復至翁侍郎節使閣下初六日二胞接奉筆諭一通敬悉一切此間謠傳百出沆無定說大約以浦縣失守東省穿運二事爲最重大初五日

泲河廳稟云二十三日晚昭陽湖陡漲四尺餘寸韓莊一帶文報斷絕爲有明文如該廳所稟則穿運在所不免但不知是否衡馬兩工舊路或又在分水之南合汶沖開戴村壩下大清河則東省被災情形與嘉慶廿四年不相上下此間傳說災民渡黃至徐城者不下十萬語言慢肆此亦勢所必至當此之際只有塞如充耳更無能與校論是非至上口門相度既不能以遙度傳聞之言入

告亦不可冒昧前進總要揀地方官平日不與百姓爲仇敵者一二人先去安撫聞有遣武巡戈什哈至口門帶畫手繪圖貼說附摺之說此似不妥此間當事稟白之言尚

無確切可靠者，何況官人。平日門下之人，除東省鄉誼之外，無不屈指禱祀閣下升調者。何況此時，若竟據官人復稟入摺，將來星使按臨，水勢圖式不符，真乃授人以柄。閣下生平極慎，無煩世臣贅及也。制府聞有今日抵浦之信，想必星駕北轅，兩府臨工，以定壩基爲第一義。從來大工除河道偪仄，如王營減壩之類，不得不就決口進占。此外總要詳擇，可以越堵處所定正壩之基。壩基總須於口門之前，相距二三百丈，相度穩洽。蓋口門出口之水，乘高下跌，常有深至七八丈者，而入袖之勢，尤非人力所可制。聞現在漫口之地，河身寬千數百丈，南北兩岸各有老淤灘。

三五百丈而該處文武未聞有曾經大工熟手法宜於口門之前上下數百丈之大隄察看土性與形勢便利之處定立壩基現在謠傳口門或言二百五六十丈亦有言三百餘丈者大約口門寬窄總與河槽相應場至二百數十丈與河槽不相遠則水力不能旁攻目前裹頭想未動手口門迤下之攔黃壩想亦無人計及此兩工都是要緊裹頭以防塌寬攔壩以免積淤此皆在工人之所能爲者唯定壩基一節極關重大蓋漫水之時盛漲平鋪灘面必掣出引水槽渠方致成事聞口門之隄與平地高下三丈七八尺建瓴冲跌口門後深塘常不可測而口門前之引壩

渠不能過于寬深故壩基宜定于二三百丈之外就其淺勢且逐漸倒跌所不及先創土槽深丈許寬與壩等稍加丈尺以好土築土壩引至將臨水之一二十丈地面卽用捆廂之法以固壩本入水卽爲壩頭兩壩做法相同壩後土壩長常至數百丈其近水之數十丈測灘面高出水面若干於臨水一面鑲做防風數十丈以防口門收窄時擡水搜後此亦要緊徐屬向用楷料質鬆勁弱壩身須寬十二丈上邊埽三丈五尺夾土壩丈五尺下邊埽二丈夾土壩一丈高深以五丈爲率口門收窄刷深尙不止此大約正壩寬深總不過口門之半旣可必成又以省費二壩

時看情形或做或否若必要做總須于白門後深塘之外亦去口門二百餘丈可矣再相度挑壩之基法宜於新定壩基之上二百餘丈創槽做土壩與正壩同上下水皆要做防風四五十丈以備不虞再相度引河頭法宜於口門上游稍遠之老灘開新引河寬五十丈深二丈五六尺不等於口門上水未轉灣處引入新河行十餘里水既伸腰乃入正河其正河內受淤深淺遠近不可預知比引河頭可以稍窄稍淺總以不阻河流爲度挑壩要寬八丈斜撻河心與溜爭最着重必與引河頭呼吸相通到口門收攏近十餘丈之時挑開引河壩壩引大溜直注引河則合龍

自不喫重矣。引河之下各廳詳勘抽溝切灘事宜。此自有分任之者。該處形勢既未目擊。又現在口門寬深亦無準信。以故祇言堵築要工。大概不便懸定估計。估計本是呆事。想在工不乏能者耳。再前月二十七早。世臣與閣下面言。大拆順清溝。展束清壩。引昏墊下河之水。爲盪滌河身之用。以免三百里抽切之費。現在黃水清。若井泉。埕呀存水一丈八尺九寸。而順清尙未聞有清水。外出禮河。此時東信已無可盼。費雖較多。不能不急籌堵合矣。祥符五瑞本係出清之路。然聞其引河長而淤厚。爲費太多。若飭人查看夫工。于工可以刷放。亦可多留河身百餘里。不致病。

淤日內看水報外南伸工以下中泓有二尺之處海防有一尺之處此皆簇新稀淤見水輒去世臣明知此等話說爲通工所忌然生性唯知上有

君國下有閭閻不能爲人擦鼻涕唯恃閣下之能垂諫也再吳城七堡牛舌老灘趁此時切灘太役剗去瘡癥以復純廟指示陶莊之值則六堡七堡順黃三工皆可閉併以附聞肅請鈞安伏乞原鑒不具咸豐紀年閏月初七日巳刻包世臣謹再拜復白

此時言請帑難曰然到此時斷不可不請帑以河北係危民當此巨災若無以繼繫其心恐生他故也現在

以途塞蓮爲最要北岸已成巨浸難言購料專倚南岸
似尙可辦集餉集料大約要到冬杪先做三處土壩備
計引河以及是時讓過凌汛併力以來年桃汛葺事工
竣後再將口門補還將來有能了此役者非照此數層
難期妥協世臣再白

引河頭尾寸係從水面起算其灘面高下不能懸揣現
在口門上游中泓不過丈許而且門跌塘倒掣河身逐
日加深故必預估比現泓加深丈許使開放攔壩時新
河底較低數尺則大溜全趨引河事半功倍似費實省
土山必在引河兩岸三十五丈之外用不登木釘榛

界兩頭土路必要攤平如縷堤加砢以免放水出槽漫
土山後復土填河之患蓋引河淺於河身則口門吸溜
引河繫溜常至事壞垂成挑壩不得溜則無用得溜又
恐大溜東趨折搜東壩之後宜於引河頭下陂做兜水
壩逼挑壩溜勢悉注引河卽作東壩之蓋壩法雖臆創
實爲緊要世臣又注

男

誠家丞

孫希

龐魯廉

校字